

已发送

www.kayaker@126.com

搜索邮件

london_shah@outlook.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London, I am a total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authorcmr@outlook.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author,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writerquashur@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writer,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admin@kusanomidori.org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admin,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bj.turner@zawhira.co.uk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bj,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banghartproorders@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Bang,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mixchiro@india@hot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Mix,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wilspoo@peoplesoft.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Wil,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jannta.wilawa@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cliff@nowapress.co.uk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Cliff,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booksbyintisar@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Inti,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authorjamiln7@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Jamil,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authorjamiln7@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Jamil,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vjofeladain@outlook.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Hi Vj, I am a newbie from China. I see...

mornaewellcontact@gmail.com

Greeting from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bo...

收件箱

secretkeeper@126.com

搜索邮件

Hi Qingyi Lu

你好！关于近期的一些小调整

等等，不解之处请随时向我提问，我会认真进行

科幻饭

20250224

不定期刊 20250820

本期重磅

专题：大卫·朗福特的“BLIT”系列

非原创连载

飞往元央界（上）

杂谈

半份黑名单

科学·幻想·现实

拖拖延延，时隔两年半，新一期的《科幻饭》终于出来了。

2023年10月，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彼时热血沸腾，想着趁热打铁，推出年内第二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惭愧至极。

这两年多发生了太多事：俄乌局势继续胶着，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大师们的处女作》发布，以色列彻底撕下了伪装，小浣熊去世（R.I.P），《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星新一小说目录》Demo发布，某体制内的资深编辑彻底离开业界，特朗普二进（白）宫，DeepSeek-R1发布，洋抖难民到小红书“睁眼看世界”，《哪吒2》票房过百亿，美国对企鹅加征关税，中国歼10 vs 法国阵风&其他 6:0，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召开，我辞职了……

嗯，其中最近的事是我辞职了。工作渐渐吞噬了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消磨着热情。有时打开文档，看着半年前、甚至前年大会前就写好的稿子，竟觉得陌生——这些文字真的是我写的吗？那个会为一个小点子兴奋半天的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出现了，而已经定的好计划，也无力实施，包括这一期的《科幻饭》。

所以，问题并不在素材匮乏。《科幻饭》本就是一本不定期刊物，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个人创作废料场与实验田。“守护学徒”的各种正经企划与严肃作品，最终会归入“学徒文库”；而那些难以分类的边角料、临时起意的怪点子、半途而废的残稿，则会在此堆积，直到某天突然发现：“咦，这些东西好像能凑一期《科幻饭》了？”

通常，当一期《科幻饭》的雏形浮现时，除了“专题”栏目外，其余篇目早已七七八八地躺在硬盘里，甚至连封面都偷偷画过几版。剩下的，不过是硬着头皮把坑填满，再将散落的稿件强行捆绑——要么生拉硬拽出某种主题关联，要么干脆补写两篇，凑成四篇左右的“专题”，假装这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至于我究竟有多懈怠？看看那些被无情踢到下期的存稿便知——

译文：《个人□□》《□□□的蛋》《□□少女》

原创：《拯救世界□□□□□□□□》（注：标题长度与完成度成反比）

伪原创：《□》（这篇甚至是我在大学时候“写”的）

游戏推荐：《□□》（策划时游戏才出了二，现在都要出三了）

杂谈：《□□□的□□□□□小说》《□□科幻简谈》《□□□作品的影视改编》……

好家伙，光是把这些“□□”补完，都能直接再出一期了……

……话收回来，关于本期内容。

本期专题收录的四篇“BLIT”系列小说，出自英国前武器物理学家作家大卫·朗福特之手，这个名头真得很唬人，不知道英国是不是真研究过这种模因武器。四篇小说，从极客风格的论坛说明版块小说到古典的书信体小说，从《科学》“未来”专栏到雨果奖。涉及民族主义、爱尔兰恐怖分子、官僚主义、校园教育、西方老生常谈的“自由胜于生命”（与几年前的疫情恰相对照），最后以王道故事结尾。可能只有科幻小说才能做到这么多元化，还毫无违和感。

虽然已经有上面四篇译文了，译文版块毕竟还是要填一下的。这一期填补栏目的是卢基扬年科的《卖中国打火机的女孩》。小说写于2002年，如果看过作者的奇幻小说《守日人》的话就知道，正是作者说俄罗斯人在用着“破烂的中国造录音机”的那个年代。翻译到这里时刚好查到一段关于当时中国打火机的小史，正合适放在这里：

20世纪60年代日本公司利用压电感应首创一次性打火机。70年代法国公司比克采用塑料外壳材料降低成本占据一半美国市场。90年代温州公司摒弃不必要零件并以最便宜材料进行替换，压低成本占领国外市场。当时，每年自温州销往世界的打火机曾达5亿只，占到全球市场70%的份额。

但自90年代中期开始，受ZIPPO、比克、瑞典火柴等公司的游说和推动，美欧日等依次开启CR法案（当时相关专利均在海外）、强施美国ASTM材料标准、反倾销调查等，受这些针对性限制温州打火机产业迅速萎缩，一次性打火机产业转移到了湖南邵东产业集群至今。

目前，中国打火机年产150亿只，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出口的一次性打火机占全球出口总量的95%。

有趣的是，现在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一元打火机，其中可能集成了近十项国际顶尖的专利技术，还是突破了欧美限制的那种。只是因为便宜就被人看不起。与此同时上述的国外打火机品牌还在中国市场卖着品牌高溢价，要不怎么说在国际标准这块……

说起国际标准，在科幻圈也有一份这样的标准，毕竟现在还是英美在主导嘛。“杂谈”栏目中的《半份黑名单》写于成都的世界科幻大会召开前——也许你们看得出来——里面关于科幻圈“国际标准”有一份很好打样：国际标准，就是国际各种人种表面下的美国标准。我把内容全放在正文里的，你们去看吧。

本期少了传统的“游戏推荐”，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我把它放到下期了，不过增加了一个新栏目，叫“非原创连载”，具体来说就是从我认为的经典小说硬改编成的科幻小说什么的。如果你觉得它不好看——那一定是我改编的问题，和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真的！

——总之，祝阅读愉快，各位。

也祝一切都好。

守护学徒

2025年雨稀稀拉拉半下半停的某周

目录

| | |
|----------------------------|----|
| 封面..... | 1 |
| 科学·幻想·现实..... | 2 |
| 目录..... | 4 |
| 专题：大卫·朗福特的“BLIT”系列..... | 5 |
| BLIT..... | 5 |
| 剑桥 IV 号发生了什么? | 10 |
| COMP.BASILISK 常见问题解答..... | 18 |
| 另一种黑暗..... | 20 |
| 科幻百科全书：蛇怪..... | 27 |
| 五分熟的翻译..... | 30 |
| 卖中国打火机的女孩..... | 30 |
| 非原创连载..... | 37 |
| 飞往元央界（上） | 37 |
| 原创·短篇..... | 47 |
| 超短篇小说数则..... | 47 |
| 杂谈..... | 48 |
| 科幻邮票个人心得..... | 48 |
| 半份黑名单..... | 53 |
|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 67 |
| 广告..... | 72 |
| “学徒文库”增加两本新成员..... | 72 |

《科幻饭》不定期刊 20250816（总第四期）

策划：守护学徒 / 文：豢养师、巴别砖、默娘静静

翻译：巴别砖、DeepSeek / 图：默娘静静、zapg / 排版：zapg

官方网址：sflib.cn / 微信公众号：科幻饭

专题：大卫·朗福特的“BLIT”系列

BLIT

作者：大卫·朗福特

原载：《中间地带》第25期（1988年9月/10月号）

就像在一部炫目的电影在切换特效时暂停的画面。护目镜把昏暗的街道沿对角切成碎片，再重新组合起来：一个发光的烤肉串标志被转换成他们称之为“镜碎”的样子。安全起见还是戴上护目镜，罗伯下了决定。即使在黎明前的此刻只有闪烁的电光照得街道半明，你还是永远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万一他抓着模板在人行道上走着，结果模板从胳膊下掉了下去，又正好在他眼前摊开，那乐子就大了。

那是个好地方，在34路（“34”两个数字已经镜裂了）公交车站后面。

这是她们的城区：每天早晨，那些女人都蜂拥而至，穿着沙丽，像亮丽的外星金丝雀一样叽叽喳喳。那是个好地方，旁边的木板橱窗贴满了广告海报。

罗伯扫了眼街道，没见到有动静，又瞥了眼自己的手，看到手指模模糊糊的，这才放心了点。他们保证这是共和军提供的护目镜——组织在很多不寻常的地方都有朋友——但是也说了眼睛最终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你会清楚地看到镜片外的轮廓。把厚塑料布揭开时他吓了一跳；然后紧张的时刻过去了，他左手把模板压在一张破旧的海报上，右手则拿着喷雾罐，嘶嘶喷了起来。

车漆味带点甜、令人迷醉，在这气味里，任谁看到他的动作也不会联想到恐怖主义。

在这种虚假的晨光下，透过这些镜片，他发现自己变得没那么粗心、更加得心应手了：当他重新卷起鸚鵡时，手指沾上了点点车漆。再过几个小时，那些棕种女人就会在清晨的浓雾中玩眨眼杀了……天啊，自从长大后，他多久没玩过这种游戏了？肯定有五年了。领了杀手卡的人一盯着你眨眼，你就得死，死的时候得全身抽动、动作夸张。

要活下来，你就得先找到杀手，然后举报他是杀手——或者至少知道不要看哪里。

天气很冷。该去别处看看了。他没回头看鸚鵡的图像，即使戴着镜裂护目镜也一样。它可能正冲这边眨眼。

* * *

机密*蛇怪

仅限英国 B[iv]级内部阅览

……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经过视觉上的无害化处理后，一般认为它的轮廓与鸟类相似。本报告附录3第A3-ii页显示了经过处理（变形拉长）的部分图像。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圆柱形透镜查看此页。强烈建议不要长时间观看。请在继续前先阅读第A3-i页。

2-6. 贝里曼逻辑成像技术（通常缩写为BLIT）的第一起实例由剑桥IV超级计算机设

施的 AI 作品中发展而来，此实例现已停止。V. 贝里曼和 C.M. 图纳[3]假设，当模式识别程序足够复杂时，会容易受到“哥德尔冲击输入”——即输入的数据与内部表示不兼容——的影响。贝里曼进一步提出，从逻辑上讲，此类潜在输入是必然存在的……

2-18. 在此保密级别的文件中，贝里曼/图纳的 BLIT 构造算法的细节不可见。剑桥 IV 最终安全漏洞的细节不可见且不可知。剑桥 IV 伤亡人数的细节目前保密（未决）。

* * *

不知怎么回事这东西就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手里，麦克是这么说的。“就是共和军的人。我们在一个地方购物时碰到的，当时我正在买果酱什么的……他们偷偷塞给我们一份复印件。”

罗伯感觉手里的纸板突然重了十倍。

他还以为那会是张地图，或是组织的行动计划；也许是一张在维多利亚街的锡克教寺庙里放置某种恶毒东西的蓝图。“你是说，它真的有用？”

“没他妈的错，我试过了……自愿的。”他咧嘴一笑，眨眨眼，“听着，这玩意有毒。用它时戴上护目镜。如果你搞砸了，哪怕只瞥到鸚鵡的一点点，你就得做好措施。他们告诉过我。用一瓶伏特加灌醉自己，一口闷。那能消毒，把你的短期视觉记忆抹掉，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天哪。那共和军的人怎么办？如果这个童话故事能要人命，为什么他们没……”罗伯冲纸比了个中子炸弹的手势，不咋像。

麦克的笑容已经咧得大大的，锋利的灰牙都露出来了，很有攻击性，他一谈到组织的重大行动时就这样。“也许他们不喜欢新想法……但他们可能在等待一个重大机会。想过劫持电视台吗？就一个小时？别想这种事情，这对你不好。”

……没通电的电视屏幕从另一扇破败的商店窗户看着他，那家店也出租印度语录像带。这就够了。为什么这些混蛋就是学不会英语？组织会给他们一个提醒的：鸚鵡模板已经固定好了，罐子滑出口袋，他就像西部最快的枪手在拔枪。在学校里，罗伯从来没赢过一场架，总是被揍得哭哭啼啼；他已经学会了好几种又好又安全、自己也满意的反击方式。AA 组织的诱杀陷阱就是最好的那种，带来的刺激令他上瘾。

安全起见，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或者倒数第二次。二十这个数字挺不错，但星星点点的钠灯斑点的后面，天空似乎已经要亮了起来。

如果从阿尔玛街绕过去，他可以撞见格兰比侯爵酒吧，大家都说，当地的同性恋者都在那里闲逛。他们接管这个古老的酒吧，把它整得像螺旋酒塞一样，还丝毫不以此为耻，看你一眼，就把艾滋病染给你，这些混蛋。就在他们的玻璃前门中间，然后，喷上显眼的红色，在一英尺高的地方……

一道光打中了他，像铁拳一样。护目镜把光解析成刺眼的光条。罗伯转过身，想拿左手重物遮挡住眼睛。那个“重物”上有个不规则的大洞，手电筒的光从那儿透了过来，很快，一个声音传来：“能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吗？”

光束倾斜，声音减弱，透过鸚鵡他看到了一个警察头盔的模糊轮廓。在锯齿状的残影背后，一张脸出现了，正如他所料，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尽头的是张亚洲人的脸。两只眼睛空洞地盯着，嘴巴也在动。罗伯读过一些古老的谋杀悬疑小说，在那些小说里，没有标识的尸

体会有一副难以置信的惊惧表情。一具温暖的尸体倒在他身上，压着他一起穿过窗户，在一片叮叮当当中，窗户变成了碎片。

不应该是这样的。炸弹本该在你跑六英里远之后才爆炸。他眼里出现了第二顶头盔的破碎轮廓。

* * *

机密*蛇怪

……“分形星”是由至少两名已故的计算机图形业余爱好者独立发现的。“分形星”由一个相对简单的迭代生成，该过程确定二维空间（复数域）中的任何点是否属于其域。该算法现已列为机密。

3-3. 分形星在其宏观结构中没有表现出 BLIT 特性。整体外观可以参见附录 3，第 A3-iii 页。这一特性使得分形星可以通过流行的计算机杂志[8]广泛传播，该算法的一个版本以“图形乐趣”为题印刷。不幸的是，随附的文本建议用户重写软件，以“放大”该领域视觉上吸引人的分形微观结构的各个方面。在复杂领域的几个区域，当在分辨率优于 600x300 像素的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由此产生的精细细节时，会产生 BLIT 效应。

3-4. 该杂志的 115,000 名读者中约有 4%发现了分形星中潜在的 BLIT 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家庭成员和/或紧急服务部门在调查伤亡人员时无意中成为了观众。总遇难人数难以确定，但根据第一阶近似值……

* * *

“把信封四周都贴上胶带。就是这样。然后在两边用大红字写上‘危险，请勿打开’，对吧？”

“你很懂啊。”

“有公告。在贝尔法斯特的袭击中，士兵们抓了 50 个。利兹的刑警也抓了有 50 个……就跟这混球一样的混蛋。我跟你说，这个工作多年来一直很混乱，现在它是一场该死的灾难。

“死了三个警员和一个警长，就抓到这么个肮脏的小混球，朝他吐口唾沫都能把他喷飞起来……”

罗伯身上很多地方都疼，但他还是一动不动，闭着眼睛瘫倒在硬板凳上，那双一点也谈不上温柔的手已经扔下了他。他已经告诉了他们每一处喷漆的地方，但他们还是继续揍他。这不公平。

他感觉到一扇门打开了。

“身份证和上面照片都确认了，长官。罗伯特·查尔斯·比特顿，19 岁，之前有两项刑事毁坏罪名，怀疑与阿尔比恩行动组织¹有关。资料上没有其他信息。”

“我想这就能说通了。那帮子邪恶的家伙。你碰到过他们吗，吉米？他们是咱们这儿最他妈接近三 K 党的人。”

“这小子要在牢里好好待上一老阵子了。”

“吉米，你还没有跟上 BLIT 的最新情况，是吗？这和那些用家用电脑搞出来的麻烦一

¹ *缩写为 AA

样。天知道他们还能盖多久盖子。这迟早会让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的……看。我们将有四例 PM²，死因不明，直接原因是心力衰竭，我真的要这么写吗？”

“哦……”

“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该死的信封，在法律上他干干净净，对吧？我还记得以前那些偷打国际电话的案子，我们最后只能用非法用电罪起诉他们，罚款 60 便士。那时候还没有电话黑客法。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大脑黑客法。”

“你的意思是，我们清理完这个小杂种，给他个舒适的房间过上一晚，然后就这样了？”

“啊。”声音的语调暗示着发生了什么额外的事情：可能某个手势，手指明显地放在鼻子旁边，或者只是挤了挤眼，“三号屋已经清理干净了，眼睛安全套件已经没收了，下来看它有什么用。

“我们当然会用最礼貌的态度，把这个搞恐怖活动的城市小少爷请到他的豪华单间里去。然后，吉米，等换班时，我们要为去世的伙计们守灵。我不开玩笑。这在上次通告中就提到过这个。你会愿意听我解释为什么的。”

那双手重新抓住了罗伯，罗伯已经有准备了。听起来他的前景似乎很有希望。

* * *

机密*蛇怪

……信息分析采用了一种纯粹的数学观点，认为 BLIT 是对哥德尔“破坏者”的编码，是人类设备无法安全运行的隐式程序。贝里曼在最后一份论文中指出，虽然元逻辑安全设备允许对自我参照循环（“这句话是假的”）进行同化和安全识别，但微妙的“恶性循环”的图形类似物可能通过直接穿过视觉皮层来逃避保护性的语言分析。这可能与第 7 节中讨论的“阅读器”BLIT 的观察结果不一致，这不仅是因为它对皮层活动的抑制是暂时的（尽管在陆军志愿者中观察到一些永久性损伤^[18]），而且因为它对英语和类似英语字母的文字有特殊影响。此外，它可能与第 12 节中提出的考虑存在逻辑不一致。

10-18. Gott 的事后生化反假说^[24]被认为不那么激烈。该假说提出，与某些数据模式的存储相关的电化学活动可能在大脑中形成“记忆毒素”。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该假说尚未得到证实。

12-4. 目前的形势类似于粒子物理学的“爆炸”。不仅新的 BLIT 种类，而且整个相关家族都在不断涌现，如附录 A2 所述。一种有争议的解释是谢德拉克形态共振理论^[25]：可以更简单地得出结论，在已经达到的人工智能研究阶段，BLIT 概念的同时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理论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显着数学可视化能力的人的损失，构成了进一步理解的主要障碍……

* * *

牢房里铺着齐肩高的白色瓷砖，越往上越白，越往上越光滑。消毒剂的臭味像钢丝绒一样，从鼻子一直冲到喉咙。出于一种不用白不用的模糊心态，罗伯光顾了白色的陶瓷厕所，在洗手盆里徒劳地擦了擦手（冷水无法去除那些红色的丙烯酸污渍），然后躺下等待。

他们确实无法对他下手。他们可能会以愚蠢的蓄意破坏罪名对他处以罚款，而他可能会

² post-mortem，即验尸结果

在到达地方法院之前，意外地再摔下几段楼梯……即使现在，硬板床也让他浑身青肿。但从长远来看，他还是没事的。

他们知道这一点。

他们知道，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是吗？

他突然想到，他们当时微笑着说：“我们不会起诉你”，还有“这边请，先生”，还有“如果你能拿回你的财产……”一扇门会打开，猜猜看，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等着他去看？

真蠢。他们不会。但也许呢。

时间流逝。终点站很容易想象。他经常透过镜裂镜片看到它，一只长长的鸟的轮廓被切成一个角度，然后被锯齿状地重新组装起来：鹦鹉香肠。在墙壁、窗户和海报的轮廓中；作为闪闪发光的红色实心形状，在橙色的钠光照射下失去了颜色；再次以一个死人破碎的眼睛的轮廓与他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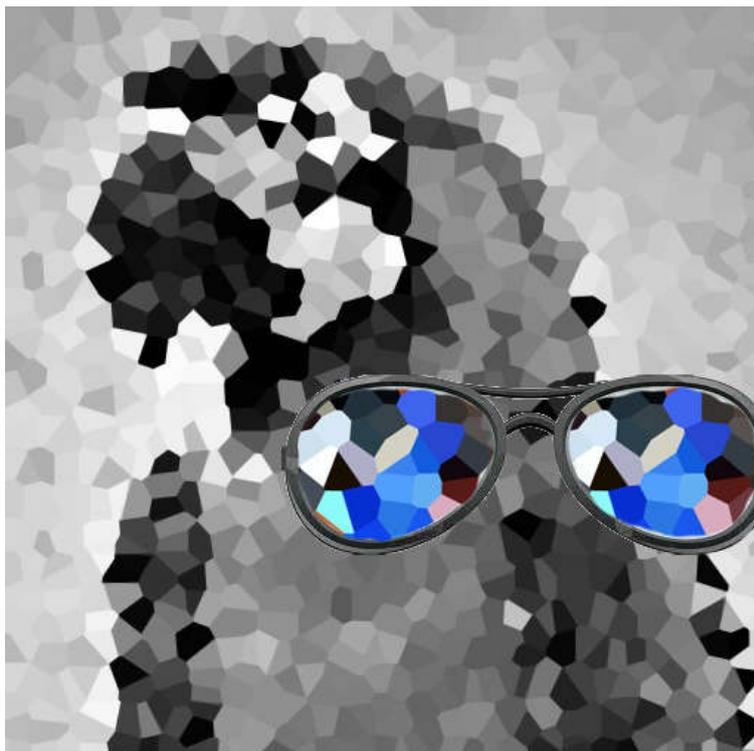
它似乎徘徊在他紧闭的眼睑后面。他睁开眼睛，盯着远处的天花板，上面布满了过去住户留下的无名斑点和污渍。如果你想象着把这些点连起来，图像就开始自己构建起来，就像星座图一样不可信。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幅图像特别有可能实现清晰的聚焦……

他咬破了嘴唇，试图靠短暂的疼痛中逃过一劫。

他被感染了。他们知道。尽管有保护措施，他还是从太多角度望向深渊太多次。罗伯砸起那扇沉重的金属门，双手都流血了。没用。就像他没有犯下任何明确的罪行一样，他也没有充分的医学理由。不怀好意的警察为什么要给他喝一大杯能令人记忆变模糊的酒精。

他又趴在铺位上，拼命逃跑。鹦鹉在清晨灰暗的时光里悄悄地跟在他身后，抚平它那分形羽毛，仿佛在一部画质模糊的电影到最后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这才看出来它有多炫目，在他心灵的双眼的最后一刻，他终于绝望地认出了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向他眨了下眼。



剑桥 IV 号发生了什么？

作者：大卫·朗福特

译者：在那渡水之地相见

文源：<https://www.bilibili.com/opus/1022330455623467014>

致相关人士：

这个包裹里有着死亡。我把它寄给你是因为你被判定为可疑风险人员：你的地址刚好出现在我们安全部门编制的清单上，对此我深感遗憾。在泰晤士河谷这一头，似乎存在大量与你类似的“潜在风险联系人”。要是我们的员工被看到跟你这类人私底下见面喝酒，他们肯定得……被好好警示一番。当然，很难判断你这人究竟有多危险——当我查看“U 号名单”，看到墨菲和奥谢³这样的名字时，总是忍不住质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深入调查，还是说，他们的电脑被这些名字吓宕机了？

嗯……或许你一想到自己被暗中污名化抹黑就感到无比愤怒。若是这样，你应该报警。反正你肯定不是第一个报警的人。要报警的话，我建议你造成别打开随附的密封信封。（无论如何都别打开，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否则，有极小的可能性，你那爱管闲事又口无遮拦的性子——当然，我指的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富有公德心的公民——会让你的名字被录入一个电脑文件……一个不再像“剑桥 IV 号”内部名单那样温和而无害的文件。

你自然也可以把这些全部烧掉。但这势必会招致追查，“U 号名单”也将成为调查线索信息的一部分。唉，说白了，我就是把这包裹随机寄给了名单上的一部分人。要是你恰好是我要瞄准的目标，就把包裹藏起来，等他们来询问的时候撒个谎。有很大概率你能蒙混过关。

良善无辜之人，现在可以离开，不必再看下去。

还在看吗？很好……但已经有人因为你手中的东西丢了性命了。在你决定拆开封装保护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些背景情况。说“必须”也不完全正确，但这是我的临终遗嘱，我有权这么要求。目前你还没受到牵连。背景细节并无危害，真正致命的只有事件图景的全貌。

（虽然据我所知，你被列入“U 号名单”，或许只是因为和我一样有某个小怪癖。）

……那么，让我给你讲讲那个虚构的大脑、那台可憎的机器、那位已故的学者，以及 C23 房间中那个发光之物。所有这些都是事件全貌之组成的一部分。

首先。从邮戳你应该能推断出，“剑桥 IV 号”比剑桥大学离你更近。这是政府的思路：一个行事隐秘、专注信息技术的机构，就该有个能巧妙让人联想到计算机的名字。有人想到了艾伦·图灵——他提出著名的思想实验，发明了图灵机（一种抽象的通用计算机），还设计了图灵测试。他曾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士，这便是两者之间的全部关联，或者说差不多就是全部关联了。

这是一个行事隐秘、用纳税人的钱运营的机构，周围却没有警犬、武装警察、感应围栏以及“禁止拍照”等繁琐的安保措施。如果这个机构规模够大，唯一留下的痕迹就会是在英

³ 爱尔兰的常见姓名——译者注

国地形测绘详图上的一片空白。要是你注重隐私，这里倒是份好工作；但一旦出了乱子，可就不妙了，因为在一个官方层面不存在的地方，工作保障相当不稳定。

我现在就待在一栋不存在的建筑物，在自己三楼的办公室里给你写信。屋内的墙都刷成了单调的绿色，而值得在意的物件就那么些：一张早期的图形打印件，上面的图案看着像只黑羽钩喙的鸟儿，歪歪扭扭地钉在了墙上；一道冻结的闪电造型摆件，用珀斯佩产的有机玻璃做的，摆在桌上；还有瓶威士忌，里面的酒少得很快——我喝得有点多。唉，那又如何呢？

这项目已经完了。

过去十八个月里，“剑桥IV号”得到的资金一直在被削减。作为副主任，我竭力维持项目运作，试图让白厅继续关注，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个项目有望为人们思维、大脑和计算机的认知带来全新深刻的见解，甚至可能成为心理武器领域的“氢弹”。我对人员配置表进行大幅削减，如同一位外科医生决心证明人即便没了四肢、胃、一个肺、一个肾、一半肝脏、三分之二的大脑仍能存活……然而那冗长乏味的削减清单还在继续。我无休止地进行着艰难的断后防御，以抵抗项目被凌迟致死，因为我相信——

不。

在此我可以坦诚相告。起初，我认为“剑桥IV号”是自“燃素说”以来最荒谬的主意。

我真正信任的是弗农·贝里曼，项目的发起人和研究负责人，一个与图灵一样天赋异禀的人。可怜的弗农。

据传言，艾伦·图灵在1954年自杀身亡。

你知道原因吗？如今社会风气本应更为开明，但在政府敏感部门却并不是这样。在那里，一些偏好明明完全合法却被严令禁止。倘若有人与众不同，就可能遭到敲诈。用什么敲诈呢？用事情败露后会在政府敏感部门失去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不能让可能被敲诈的人占据政府敏感职位。如此这般，循环往复。

弗农·贝里曼博士并非自杀，他遭遇了一场令人遗憾的意外，一场“成功”的意外。白厅一个吝啬的“会计”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他们所爱之物。

让我再来一口威士忌吧。我会给你讲讲项目的工作情况。

凯莉·图娜本应是生理/神经学专家，为贝里曼和他的数学模型提供大脑神经线路的数据。她一头金发，皮肤光滑，打扮时髦，香水味浓重，是那种能让青少年做春梦的丰满年轻女子。如果你钟情她这款的，大概会觉得她的腿确实很好看。但我对她的智力水平深感怀疑（她来自美国，在那里，只要能读写、能长时间安稳坐着，就能拿到博士学位）。贝里曼却对她无比客气，在论文中把联合作者署名的荣誉分给她，而那些论文95%都是他自己的成果。我敢说，如果他叫“韦里曼”，甚至会把她的名字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在自己前面。

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思维模型，并试图摧毁它。“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思维草图，”我记得他咧着嘴笑着说，“甚至还不如一个常务秘书的思维复杂。”图娜那尖细的笑声总是令我心烦。

她负责提供数据输入，而贝里曼则负责创造奇迹。

我可以在此摘抄一些他们主要论文的内容……你在《自然》或《新科学人》杂志上是找不到它的，它的机密等级为“机密*蛇怪”，仅限指名分发给特定人员。对于像剑桥IV号这样规模较小的机构而言，拥有自己的识别标记代号是一种小小的荣誉，一种不包含经济支

持的象征性鼓励。“蛇怪”这个名字比任何与剑桥相关的典故都更加切入这个项目的精髓，你稍后就会明白。这或许也证明了，那些给我们颁发这种标签的人从未真正重视我们。

说实在的，你需要我给你讲多少呢？我可以在此重印《论可思考的形式，并对逻辑映像技术的几点说明》的部分内容，但倘若我了解你——当然我并不了解——你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你不会有兴趣花时间读完二十页关于判定问题、哥德尔定理以及贝里曼那些令人不安的理论拓展的内容。相反，我有一段早已烂熟于心的灌输性说辞，随时准备向来访的政要和金主脱口而出。它如同 AR-15 步枪一样实用。内容如下：

库尔特·哥德尔证明了所有形式逻辑系统都存在缺陷：“存在无法证明的真定理，以及无法消除的悖论。”艾伦·图灵从实际应用的角度阐述了这个数学噩梦，他证明了有些问题是无法计算的。

一台被设定去解决这些不可计算问题的理想机器，会像政府调查一样无休止地运转下去。我们的弗农·贝里曼采用了一个老套的类比——人类大脑是一台由血肉构成的计算机——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假设图灵所说的“可计算性”在人类的“可思考性”中存在类似情况会怎样呢？有哪些程序是我们无法运行的？贝里曼一直在着手去推断那些会扰乱人们思维的逻辑输入。

关于此，他的最新重大见解是：虽然大脑总是可以拒绝接受一个问题，（你刚才不也轻易地忽略了那几个令人头疼的技术细节了吗？）但视觉皮层的模式处理系统却会不由自主地瞬间接收来自眼睛的大量数据。一幅图比千言万语更难以忽视。换句话说，

——稍等，先让我倒一杯纯麦芽威士忌提神。

贝里曼博士认为，借助像你们参观时看到的阿尔法节点增强型那么大的神经模拟系统，我们能够找到通往不可想象图像的关键。利用数学理论认为大脑必然存在的缺陷而创作的计算机视幻艺术。这可能是一种能吸引注意力、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图案，就像神秘的符文。

然后，根据我对听众的仔细判断（男性？相当聪明？有幽默感？是否喜欢我？），我会突然拿出一张大幅的《阁楼》杂志裸体女郎卡片，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注意力会瞬间被吸引，然后会下意识地眨眨眼，接着故作镇定地把目光移开……我们都是如此容易预测。若运气好，他们最后还会微微一笑。

瞧，我并不像你想象的副主任那般古板守旧。我觉得自己确实需要穿深色西装和马甲，但我可不会穿白厅官员那种细条纹西装。若我没有辞职的打算，距离退休甚至 60 岁生日还有好些年呢。我还远远没到岁数。

而贝里曼年仅 34 岁。人们都说数学家在相对年轻时就能做出最出色的工作。图灵在二十多岁时就解决了判定问题。我本不该在贝里曼身上犯傻，但……

然而，我还是做了蠢事。我制造了一台可憎的机器。

最新一轮的部长级预算削减计划甚至威胁到了阿尔法节点增强型设备本身。若我们再失去两名操作员，轮班制度就会崩溃，那台糟糕的机器就无法处理贝里曼的通宵运算任务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争论沿着熟悉的套路一步步恶化：“设备利用率低，无法证明继续租用的合理性，建议与其他项目合并。”“分散的领导模式不可行，再见了，剑桥 IV 号。”“我可不想为这样一个项目辩护，其中一位所谓的首席科学家每天有一半时间都躺在该死的沙发上，天知道他对着阿尔法节点模拟系统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或许说是美妙的变化也未可知，有好几个星期了。

说起来很荒谬：有一次我在走廊上与贝里曼擦肩而过，他穿着衬衫袖子去厕所，那一刻，我的内心有了某种变化。他脸庞瘦削，神情专注，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透过薄薄的衬衫能看到他深色的乳头轮廓。我结婚八年了，婚姻生活还算美满，直到我妻子梅因癌症去世。

在那八年里，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像这样如闪电般击中我。

人们总是纠结于这些细节，比如一个转头的动作，一根纤细手指的弯曲，试图找出原因。但这些不断变化的细节并不能解释什么。真正致命的是图景的全貌。

若剑桥 IV 号不得不关闭，部门主任可能会退休，或者可能会被调职，而这位数学天才则会带着他的研究成果走访半打大学。只要这些大学能为项目忽悠（这个该死的词）到资金，他们肯定很乐意接纳他。也许图娜那个女人也会跟他走。那样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走廊上与他擦肩而过了。

我行事极为谨慎、隐秘。但我还是制造了那台可憎的机器。（刚才你是不是心里一动？也许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这东西并不复杂，我好歹有个理学学位，但我的手指太笨拙，做不了精细的活儿。于是，我乘坐头等舱——这是我职位带来的一项福利——前往伦敦这个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在托特娜姆法院路的一家摄影器材店买了两个小玩意儿——一个闪光灯和一块俗气的粉色手表，在索霍区一家世界商品街角小店买了份报纸，又花 1.99 英镑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行李箱摊里买了一块塑料垃圾。当然，我当时疯了。

不妨告诉你具体细节，让你也参与进来。

“声控快门”本是用于自拍和集体照的：吹口哨或打个响指，快门就会咔嚓一声，闪光灯就会亮起。它因过于愚蠢而让我印象深刻。谁会想被定格成撅着嘴或翘着手指的样子给后人留作纪念呢？我买的闪光灯是最便宜的那种，而那个俗气的粉色手表的关键在于它的闹钟功能。我戴着实验室手套，把它们都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延时闪光灯；但首先，我用钳子掰掉了闪光灯塑料外壳的一部分。现在，任何傻瓜都能看出来，只有把电池塞紧才能固定住。我最后买的是一份俄文版的《真理报》。

我们内部那形同虚设的安保就是个笑话。剑桥 IV 号在官方层面并不存在，所以也不会防备闯入者。很多时候，你可以独自穿过走廊里数百码长的死寂光线和空气，听着那微弱的通风声，这总是让我想到“权力走廊”。我偶尔会去计算机房，在那个由硅片和光电子元件构成的虚幻世界里，一个模拟人类大脑正遭受攻击——被贝里曼的图像程序攻击，但到目前为止，它抵御住了每一次攻击。大脑的电化学免疫系统成功抵御了进化能抛给它的绝大多数概念病毒……不过无形的东西可能会出错，不是吗？而且它确实出错了。

像平时一样，我一进去查看，大家就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凯莉·图娜闭着眼睛躺在连接模拟系统的沙发上，不知道是在冥想还是在干什么荒唐事，脑电图仪将她的脑电波输入模拟系统。她穿着红色长筒袜的双腿不雅地伸着：就她还能作为标准脑电波参考？操作员们弓着背，不满地坐在键盘前，不敢和我对视，生怕我对他们的平装书、扑克牌和暴露行踪的面包屑发表评论。我把那堆垃圾放在一个高高的蓝色电源调节器上。然后用手指包着手帕擤了擤鼻子（声音没太大），离开。就这样。

我们的清洁工可能会被怀疑、辞退，但既然我要做成一个煎蛋卷，就难免要打破一个鸡蛋。

当然，我当时疯了。我非常清醒地向自己解释，是白厅那些吝啬鬼把我逼得用他们自己那凶残偏执又多疑的逻辑来反击，试图让他们意识到一个值得被破坏的机构肯定也值得被保留。但或许我的这台可憎机器听起来并不怎么致命？

相信我。它比我想象的要致命得多。

出于一种含糊不清的、尝试自我提升的想法，我总会浏览行业内免费发放的计算机报纸（官方上我们叫琥珀数据系统公司，这应该能解释我们的采购模式）。在那些冗长乏味的废话和夸大其词中，有时能获取一些有趣的信息：尤其是，为什么在大型计算机设施中禁止闪光摄影。

第二天早上，我们那下巴松弛的安全主管西蒙德，得意洋洋地向我详细解释了这一切，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所涉及的复杂电子原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家伙。”那天他感觉自己很重要，不停地炫耀着。但现在我不想说他的坏话了。

他说，那个搞砸了的“破坏者”肯定以为计算机房配备的是老式的消防系统。电气火灾伴随着耀眼的闪光，因此会触发……（我故作明智地点点头，其实完全听不懂）……要是传感器连接的是老式的喷水灭火装置，整个计算机系统就会被浸湿毁坏。即使是泡沫或干粉灭火器对阿尔法节点也没好处。幸运的是，破坏者不知道一个重要事实。（我又假装茫然地点了点头。）像我们这样的现代消防系统，会通过封锁所有出口，用大量惰性哈龙气体排出所有氧气来阻止火灾蔓延。

“所以没有造成损失？”我轻松地问道。当然，操作者们受过训练，知道在警报响起时拼命逃跑。

“等我们抓到那个混蛋，就会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他。”

我久久地茫然盯着桌上那件闪电化石模型，时间仿佛停滞了。

随后我意识到，西蒙德并没有设下陷阱：他在抛出那雷霆般重磅的消息时，并未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未能察觉到我内心那冰冷的震惊，我的五脏六腑和思绪都仿佛凝固了。在缓慢而冰冷的思绪翻腾中，我隐约捕捉到了“博士”这个词。啊，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

西蒙德啰嗦而无情地继续抱怨着未经授权的深夜工作（是啊，贝里曼一直在拼命工作），事情的经过自然而然地在我脑海中拼凑起来。某人去取打印件之类的东西；警报响起，陷入恐慌，匆忙中滑倒，一瞬间头晕目眩的困惑，门随即紧闭，喷嘴发出嘶嘶声。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要不是因为空调的原因窗户被封死了，我可能已经准备好跳下去了。

但西蒙德在我的麻木之中投下了一个新的词，将其结晶成了别的东西。那个词是“她”。“博士”既可以指英国的数学博士，也可以指美国的医学博士。

那天晚上，凯莉·图娜工作到深夜，和贝里曼一起进行运算，一直到凌晨。而这个愚蠢的女人还尝试验证了一个我根本无法预料的个人理论。她是因自己的鲁莽而丧生的。

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我对她没有恶意，没有什么严重的过节。我希望她和贝里曼之间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因为如果有，我可能无法为她的死感到难过。

西蒙德离开时暗示这件事可能会造成国际影响，而且他有了线索。现场有个东西遗留在那儿，楔在一大叠有明显俄文印刷字样的纸里，具体是什么他不愿透露。在那天早上，我要是笑出来可就糟糕了。

不过，话说回来，图娜有一个多么奇妙的想法啊！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通感巫术。它就在她的笔记本里——我现在还留着——一本封面有花、却极为严谨科学地写着“思考”二字标题的淡色笔记本。“#136.输入与强制失去意识状态相关联的基准脑电波模式。世事难料。检查医疗用品库存。安眠酮？”

怀着如同达尔文的对郁金香吹长号实验般的疯狂开放心态，她在沙发上给自己喂了本应是安全剂量的安眠药；只是，那天晚上，任何能屏蔽警报声的东西都谈不上安全。我不得不听西蒙德得意地炫耀他那本过时的《药物的分离与鉴定》终于派上了用场，并发表了令人惊叹的法医见解，他说——安眠酮这个品牌，和图娜一样，是美国的。最后他们发现她时，她抽搐着，丑陋地，仍然连接着系统。我无法接受——

我无法原谅她几乎做对了什么，距离找到正确的方向曾如此之近。

所以，借助白厅的判断逻辑，我以牺牲一人作为代价为我们争取到了时间。调查进行了一阵子，唯一的结果是 U 号名单有所修订，长度略微缩短。他们或许找到了并驱逐了一些可疑的移民，又或许彻底洗清了其他人的嫌疑：谁知道呢？资金悄然增加了。我所做的事本不该奏效，但它却成功了。

贝里曼疯狂地继续工作。他瘦了很多；他说他正在追踪一些线索，一些新的东西。“富饶而未知的海域，”他有一次喃喃自语道，“凯莉……我很抱歉。我需要时间。”提到她的名字时，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仿佛他和我是同谋。直到很久以后，我了解到他最后那个灵感的来源，才弄明白这点。

我不得不减少与贝里曼的接触，因为我害怕被发现盯着他手背上细腻的绒毛。但我又无法避开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改变我们在剑桥 IV 号日常相处的模式，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我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受到的中产阶级教育感到遗憾。我听说在私立学校里，人们会学到某些特别的暗示方式。我要是能在温彻斯特公学和国王学院（这也是图灵的母校）之中，掌握弗农·贝里曼博士所熟悉的肢体语言该多好？

时间一天天过去，项目报告变得越来越乐观。我偷偷前往我们那庞大而腐败的首都，试图排解自己的情感。数学脑模型遭受了一些沉重打击，但尽管贝里曼疯狂且孤注一掷地投入工作，他似乎仍未接近将模拟实验的成功转化为现实。一个失败的图像至今仍钉在我那脏兮兮的办公室墙上：一个可怕的黑色物体，像是半个罗夏墨迹测验图，一种分形形状，其轮廓隐约暗示着一只鸟。它能吸引你的眼球，但（尽管我们满怀希望、使尽浑身解数地如此期望）却始终无法真正地强迫你。

我还记得在每周的项目工作会议上，我们严肃地讨论了对于一个真正能以惊人的或麻痹性的力量刺入视觉皮层的“活性”图像，应该采取哪些防护措施。负责精神科联络的女士建议使用在一些感知测试中使用的扰频眼镜。这些眼镜制作成本极高，在当时我们无法获得采购的批准。

（在曼哈顿计划早期，他们是否也曾考虑过配备更好的防弹背心和更厚的防弹玻璃来抵御新武器呢？我很好奇。）

而就在那个时候，我获得了另一个线索，去了解贝里曼思路的走向——当他轻蔑地说：“这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数学了。我无法构建一个优雅模型。相反……你知道的，就像阿佩尔-哈肯对四色定理的证明：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用一千五百个小时的计算机运算把它打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立场。”

渐渐地，资金供应又开始减少，并非被公开削减，而是被通货膨胀逐渐侵蚀。一天之中，我可以多次看到贝里曼，却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条不可能的鸿沟在不断扩大。不知为何，在我们这个宣称无阶级之分的公务员体系里，那些办公室铺着深绒地毯的高级官员，是不会怀着默契，与仅仅是高级科研人员的人在酒吧混到一起的。

其他时候，我坐在与我职位相称的宽大红木办公桌前，构思着疯狂的计划。我打算提出

一个理论，关于映像技术会引起的广泛反应；还要招募志愿者参与实验；从我们从未使用过的光学实验室偷取设备；让志愿者在实验室条件下对测试图像进行试看；想办法操控志愿者的选拔过程。我那患有视弱和癫痫的受试者，将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戴着偏光眼镜，前来参与测试。

无人知晓，展示着无害图像的舷窗开口处将会隐藏一张偏光片，由一个隐蔽的电机控制旋转。当他透过眼镜和舷窗凝视贝里曼的最新成果时，我的受害者的视野将随着偏振光平面的交叉再交叉而快速闪烁，频率为每秒五次。引发癫痫小发作。这样贝里曼就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将沐浴在掌声雷动之中。

这算是我比较理智的计划之一。实际上，我甚至去检查了光学实验室是否有偏光塑料片的库存。当然，这只是个幻想。而剑桥 IV 号真正的结局远超我的任何幻想。

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

事情发生在，三四个小时之前，我想。我只能写下这篇后记和讣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当人类大脑这台“计算机”试图处理一个它无法运行的视觉程序时，唯一的结果只是丧失方向感呢？我们应当从我们所制造的机器中得知，布置微妙的延迟和有限循环远比直接让整个系统崩溃要困难得多。

最令人生厌的讽刺之处在于，我这个被当作普通行政官员放养一旁的人，独自埋下了这场灾难性成功的导火索。凯莉·图娜曾有个狂野的理论，认为药物催眠状态下的脑电波反馈会降低阿尔法节点模拟系统的防御……后来，当贝里曼分析她的工作状态记录时，发现了比睡眠的数字化脑电波模式更适合的东西。这可能会成就他的事业，但却是以她的生命为代价（他在乎这个女人吗？他在乎吗？）。

那就是脑死亡的电磁特征。

那根凝固的闪电模型就放在我的桌子上，它是个纪念品，从一个千兆伏设施那儿得来的，位于——算了，别在意，具体地点就不说了。每一位去访的高级官员都会得到一个。大多数人觉得它像某种白色羽毛状的海藻或珊瑚，被封存在有机玻璃里。塑料内部被充上了极高的电压，底部还插着一根接地的尖针。当烟雾散去，放电形成的分叉、分形路径便永远地被定格下来。

图娜大脑中的最后一道“闪电”就像这样，被硅片和光电子元件捕捉到，等待贝里曼去发现。在他最后的笔记里，他满怀愧疚地将此归功于她，当然，这是死后的追认。给科学家展示一种模式，他们通常就能研究出如何重现它。

“死者的视网膜上会留下凶手的影像！”

哦，天哪。

我记得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中有一个可怕的场景，一个又一个身披铠甲的骑士被电网围栏击倒。每个不幸的骑士触碰前一个骑士的导电铠甲时，死亡的堆积便不断增长。将这个场景换到现在，就是弗农·贝里曼的工作室里所展现的大屠杀……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他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他的办公桌正对着门。高分辨率图形显示器被挡住了，项目技术人员一个个去查看贝里曼为何瘫倒在椅子上，然后越过他的肩头看向终端。只有我，因为坚信他会成功，还在那饱

剑桥 IV 号发生了什么？

受折磨地日常巡查中，因而幸免于难。我没有立即去看，而是走开思考了一会。

我闭着眼睛，一口气拍完了他们用来记录脑电图显示的拍立得胶片。这就是你不应该打开密封信封的另一个原因。信封里还有一张标准格式的软盘，里面存着最后这几天的笔记和程序，下载自我们操作便捷的网络。你肯定认识某个和你政治立场相同、聪明的计算机爱好者，一个可以利用贝里曼的图形算法的人。把这些交给他，告诉他务必小心。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一切？因为我间接地亲手杀死了贝里曼。

白厅也是凶手，既因为他们匮乏的资助（要是我们买得起扰频眼镜，他或许就能通过眼镜观察他这只忘恩负义的新宠物），也因为他们启动了一个从道德层面来说令人震惊的项目。在你打算嘲笑我之前，我想说：这些都只是借口。真相是，我再也不在乎他人的命运了。当我开始特别在意那人时，在这段关系表露之前，那人就被那些扭曲的恐惧所毒害了。你就是我的复仇工具。他们害怕艾滋病吧？从现在起，有一种精神上的“艾滋病”，它不会尊重任何橡胶防护。

（在 C23 房间里，我看到了西蒙德。他那迟钝的一生中第一次有了灵感的闪现，但可惜，还不够好。他只是戴上了橡胶手套。）

打开信封时务必万分小心。记住，政客们不喜欢纠缠于这种琐碎的细节，他们只需要对图景全貌的概述。替我给你一直想拜访的国会议员写封信。

至于我自己……最后喝一杯仅供贵宾享用的淡色格兰利威特威士忌。最后一次走出剑桥 IV 号，带上鼓鼓的公文包，里面塞满英国政府预付邮资的信封，走到附近一个熙熙攘攘、阳光明媚的大街上的邮筒旁。最后，我会像埃及贵族墓中陪葬的仆人一样，加入那些堆积在我所爱之人身后的牺牲者行列。在看向屏幕、越过死亡边缘之前，我终于能够触碰他的手了。



COMP.BASILISK 常见问题解答

作者：大卫·朗福特

文源：《自然》第 402 卷，第 465 页 (1999)

1. 这个新闻组是干什么用的？

为了提供一个讨论蛇怪 (basilisk 或 BLIT) 图像的论坛。偏向低流量的新闻网络读者请前往 `comp.basilisk.moderated`，此模式只包含高优先级警告和新形式的标识。

2. 我可以在这里发布二进制文件吗？

既然你问得出这个问题，那你*必须*现在就去阅读 `news.announce.newusers`，在其中会定期强调，二进制文件尤其是图像文件不应发布到任何新闻组。许多国家对此种行为会判处强制死刑。

3. 缩写 BLIT 的由来？

后来丧生的弗农·贝里曼博士那无人惋惜的数学-视觉算法系统被称为贝里曼逻辑成像技术 (Berryman Logical Imaging Technique)。原始论文的标题：《论可思考的形式，以及逻辑成像技术的注释》(V. Berryman & K. Turner, 《自然》2001 年总第 409 期, P340 - 342) 表明了其作用。这篇论文后来自然而然地被压制并被列为高级别。

4. 科幻小说作者们预言了蛇怪，这是真的吗？

既真又假。令人难以想象的信息冲垮思想的设定在科幻界有着悠久历史，但没有人完全正确地理解它。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 是一部普及网络空间的小说，经常因其提到的“黑冰”概念而被引用。黑冰软件可以反击黑客的思想——但这假设神经网络与网络有直接连接。蛇怪的致命性要高得多，因为它们无关有身体接触。

更早的时期，弗雷德·霍伊尔的《黑云》(The Black Cloud, 1957) 提出，从一个可能是在帮忙的(拥有超人的心智能力的)外星人那里下载的知识可能会导致人类意识过载并烧坏大脑。

J.B. 普雷斯特利在《睡眠的形状》(The Shapes of Sleep, 1962) 里设想一项差点成功的发明，它是一种形状，能够强烈唤起特定情感，在故事中它准备被用在广告里。

皮尔斯·安东尼的《显宏镜》(Macroscope, 1969) 描述了“毁灭者序列”，这是一个特定的图像序列，通过消除窃听者的思想来保护星际通信的隐私性。

`comp.basilisk` 社区不想再看到第二篇有争议的帖子了，上一篇此类帖子讲了《显宏镜》与英国电视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第一集(该集中出现了著名的“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桥段：凡是听过这个笑话的人都会活活笑死)同年同月出现这样古老巧合。

5. 蛇怪如何运作？

简短的回答是：我们不能说。详细信息属于绝密级别。

较长的答案则基于贝里曼的一篇科普文章(《新科学家》，2001 年)，他的想法概述于其中。他将人类思维想象为一个正式的、确定性的计算系统——正如数学中哥德尔定理的

一个变体所预测的那样，头脑可能会因物理或逻辑上无法思考的想法而崩溃。逻辑成像技术以纯粹视觉形式将这样的想法呈现为我们的视神经无法控制的蛇怪图像。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隐形病毒软件偷偷进入大脑一样。

6. 为什么叫“蛇怪”？

这是一种神话生物的名字：这种爬行动物仅仅通过凝视就能将人变成石头。根据古代神话，可以安全地观看镜子中的蛇怪。现代版本通常情况则不一样——尽管有些高度不对称的蛇怪，例如 B-756，的确在未反射形式下（或反射形式下，具体是哪种形式取决于受害者大脑的优势半球）才致命。

7. 第一个蛇怪摧毁了它的创造者，这是真的，还只是个都市传说？

几乎所有关于贝里曼进行最后实验的剑桥 IV 超级计算机设施事件的内容都被压制并归类为高度不良知识。普遍认为，贝里曼和大多数设施工作人员都已死亡。

随后，蛇怪 B-1 的复制品被泄露。该图像因其模糊程度足以在夜间安全观看时的形状而被称为“鸚鵡”。B-1 仍然是城市恐怖分子的最爱，他们在夜间使用气雾剂和模板将蛇怪图像喷洒在墙上。

但其他人当时同在对贝里曼的推测进行研究。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很快就产生了 B-2，麻省理工学院产生了而更具灾难的 B-3。

8. 曼德博集合分形中是否存在蛇怪？

是的。有两个已知的族，位于对称位置，在极端放大倍率下可见。不，我们不会告诉您在哪里。

9. 如何获得在我的网站上显示图像的许可？

这是一个 news.announce.newusers 问题，但一直在这里出现。简而言之：如果没有政府难得颁发的许可证，你就别想了。如在网站或电子邮件中使用了任何纯 ASCII 文本之外的内容，您的网络帐户都有完全的理由被停用。我们都怀念古老又色彩缤纷的网络和电视，但如今，风险实在太大了。

10. 微软使用蛇怪做成诱杀装置来保护 Windows 2005 免遭破解和盗版，这是真的吗？

我们无法对此发表评论。

（本 FAQ 修订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

另一种黑暗

文本：《科幻世界》2003 年增刊·巨蟹号

译者：吉木

原译名：别样的黑暗

一直以来，窗子外面都是漆黑的一片，父母亲和老师们有时含糊的说是“深绿色”恐怖组织所为，但是乔纳森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战栗”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这么认为。

在家里、在学校、在学校巴士上往窗外看，黑暗又是另一种样子。在第一种黑暗，那种通常的黑暗中，你还可以经常瞥见一点点东西，当然你也可以用一支火把划破黑幕。第二种黑暗却是极端的黑，即使最明亮的手电筒也打不出一道可见的光柱，或者照亮任何东西。乔纳森看着朋友们经过他身边，走出学校大门时，他们好像走进了一面坚固的黑墙；他跟着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栏杆到达回家巴士停车的地方，在他周围却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黑暗的空气。

有时你也能在房间里发现这些“超黑”的地方。乔纳森沿着一条黑暗的走廊慢慢行走，进入一个学校里没有人去的地方，老师认为他应该已经离开了学校。他在高墙阻隔的操场里闲逛了一会儿，说也奇怪，这里不象外面那么黑不透光，你还能隐约看到头顶的天空。当然，外面没有地方让“战栗”俱乐部进行秘密而可怕的人会议式。

乔纳森在墨黑的走廊步行了很久，才到达遥远的末端，他安静的推开了一个小储藏室的门，这个秘密的所在已经发现两个学期了。里面的空气很暖和，弥漫着尘埃和腐旧的气味，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吊在天花板上。其他人把论文箱和破烂的书堆坐在身下，已经等他很久了。

“你迟到了。”加里、朱莉和哈里德异口同声的说。新来的海瑟把修长的披肩金发往后再一拢，对他微微的笑了一下，表情有点不自然

“总有人是最后一个。”乔纳森说，这句话已经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就像用来验证最后的来客不是外人或间谍的口令一样，当然他们都是相互熟识的，但是假如某人真是伪装的间谍……

哈里德庄重的举起一本不起眼的活页簿，那是他的特权，因为俱乐部是他的主意。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学校的影印机里发现了某人留下的一张恐怖图片。他大概读了太多关于种种严酷考验和神秘入会议式的故事，所以当无意中发现那样神奇的东西时，他就无法不成立一个秘密社团来使用它了。

“我们是战栗俱乐部，”哈里德长吟道，“我们可以承受，我们可以征服——20 秒！”

乔纳森的眉毛扬起来，20 秒可不是开玩笑。加里点了点头，全神贯注的看着手表，他是这伙孩子中的小胖子。哈里德打开活页簿，把眼光锁定在里面——

“1……2……3……”

他几乎就要做到了——当时间超过 17 秒的时候，他的手掌开始痉挛和战栗，然后是他的手臂，活页簿被震掉在地上，加里的计时最终达到 18 秒。哈里德花了很久才控制住身体的震颤，把紧绷的肌肉协调过来，俱乐部的成员都过来向他祝贺新纪录的产生。

朱莉和加里的野心没那么大，他们只选择了 10 秒钟。虽然 10 秒后她的脸色惨白，他大滴的流汗，但总算都幸运的通过了，乔纳森于是感到他也必须选择 10 秒。

“你肯定吗，乔恩⁴？”加里说，“上次你已经有 8 秒啦，今天没有必要着急。”

乔纳森引用了一句仪式用语：“我们可以承受，我们可以征服！”接着便从加里手中接过活页簿，坚定的说，“10 秒！”

看着这副图，你总会忘记上面到底画着什么，每次看都好像是新的。它应该是一幅抽象的黑白图案，一种陈旧的光效应绘画艺术（光效应艺术一种抽象艺术形式，其特征是利用几何图形或色彩对比产生各种形与光色的运动来造成视错觉的艺术），画面的线条象漩涡一样摇摆扭转，造型乍看起来是那么漂亮，可一旦进入你的脑中，就象高压电线一样突然击中了你，搅乱你的视线，捣乱了你的脑子。乔纳森感觉到他眼睛后方似乎有强烈的静电爆发……电子风暴正在深处咆哮……疯狂和躁热的血液中在血管中歌唱……肌肉忽紧忽松……哦，我的上帝，加里还只数到 4 秒？

他坚持着，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想往外撕扯分裂。恐怖图片的耀眼光渐渐隐没到一种新的黑暗——他眼睛的阴影后面，他有一种近乎恐怖的把握，知道自己即将晕倒、呕吐或者两者并发——就在计数刚刚达到 10 秒的时候，他闭上眼睛，放弃了。不可思议，这短暂的 10 秒好像 10 年一样漫长。

乔纳森感到双腿发软，精力仿佛被抽空了。他无法注意到海瑟坚持的时间只是接近，但还没有达到 5 秒——这是成为俱乐部的完全会员必须的条件。她用剧烈的颤抖着的手遮住眼睛，颤巍巍的说她下次一定能做到。最后，哈里德以不知何处引用来的句子结束了会议：“那些杀不死我们的事物，令我们更强壮。”

* * *

学校就是这么个地方，它教给你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多数都用不到。乔纳森私底下估计，二次方程式这种东西出了教室一样没什么用处，所以当数学课变得有趣的时候，俱乐部的人都吃了一惊。

数学老师——韦德卡特先生年事已高，差不多在祖父和退休岁数之间。他不介意偶尔偏离课堂教学的方向，但是得有人用适当的问题引诱他。小哈里·斯丁是班里狂热的国际象棋和战棋游戏爱好者，正好在考虑俱乐部的事情，于是他把家里听来的新闻在课堂上提出来，聪明的获得了成功。事情跟“数学战争”有关——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叫做 BLIT。

“其实对弗农·贝里曼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少。”老韦德卡特先生说，听起来似乎不怎么值得期待，但起码情况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他是 BLIT 中的 B，你们应该知道：B-L-I-T, Berryman Logical Imaging Technique(贝里曼逻辑成像技术)，名字是他自己起的。这是一门非常抽象的数学，甚至超越了人类的脑力极限。先让我们回溯过去，在 20 世纪的头 50 年里，有两个伟大的数学家，一个叫哥德尔，一个叫图灵，他们证明了一个定理……嗯，怎么来形容呢？这么说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条定理似乎表明了数学中存在着陷阱；对所有电脑来说，都存在特定的问题让其崩溃和死机。”

差不多一半的学生都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确实，他们的家用电脑经常发生那样的事情。

“贝里曼是一个天才，同时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白痴。20 世纪末的某天，他对自己说：‘要是有什么问题让人脑崩溃，那会怎么样？’于是，他出发去寻找答案，并且最终创造出

⁴ 乔纳森的呢称

卑劣的‘成像技术’这门理论，它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只要把眼睛对着一幅 BLIT 图案，当它经由你的视觉神经传入脑中时，就能令大脑停止运转！”老教师衰老而虬结的手指卡拉作响，“跟电脑死机一样！”

乔纳森和俱乐部的成员们互相对视，显然他们对那些奇怪图像的事情有所了解。哈里非常高兴从无聊而陈旧的三角学中解放出来，他第一个把手举起来：“呃，那么，这个贝里曼看过他自己的图案吗？”

韦德卡特先生含糊的点了点头：“事实上他确实这么做了，也意外地被它杀死了。真是一大讽刺！在漫长的年代里，人们把那些可怕得看一眼就让人恐怖死去的东西写成鬼故事；而一个数学家，致力于最纯粹、最抽象的科学的人，却寻找到和实现了这样的故事……”

他诅咒着使用 BLIT 的恐怖分子，比如“深绿色”组织，他们不需要枪械和爆炸物……只一台影印机，或者一张蜡纸就能让他们在墙上划写恐怖的涂鸦。按照韦德卡特的说法，过去的电视广播本来是现场直播，而非录像，直到某一天，声名狼藉的活动家迪·佐罗冲进 BBC 的工作室，在镜头前展示了一张为人所知的 BLIT：鸚鵡，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现在的社会看什么东西都不安全。

乔纳森不由自主的问：“嗯，那么，外面那种特殊的黑暗是为了防止人们看见像那样的东西吗？”

“嗯……是这样，这一措施非常有效。”老教师摩挲了一会儿下巴，“等你们更大一些的时候，学校会告诉你们一切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啊，还有问题吗？”

这回举手的是哈里德，他说：“这些 BLIT，呃，都是那么危险吗？或者，它们只是让你摇晃一下？”他对乔纳森提到的问题显得缺乏兴趣。

韦德卡特先生严厉地看着他，很久很久，最后他转过身，朝向画着三角形的黑板说：“大家看，就像我刚才说的，角度的余弦是这样定义的……”

俱乐部的 4 个核心成员走进户外的游乐场，来到角落里满是灰尘的攀爬架边，好像是碰巧走到一起似的。“这么说，我们也是恐怖分子，”朱莉激动的说，“得去告诉警察。”

“不，我们的图片是不一样的，”加里说，“它并没有杀人，它……”

四个声音一起说：“它让我们强壮。”

乔纳森说：“‘深绿色’为什么制造恐怖？我是说，他们不喜欢什么？”

“我猜是生物芯片，”哈里德不太确定的说，“一种嵌入到人脑中的微型计算机。他们说这不人道，或者之类的什么，这似乎跟实验室里的新科学家的老问题之一有点关系。”

“可能对考试有好处吧，”乔纳森暗示说，“可我们不能把计算机带进考场，监考老师会说，‘有生物芯片的同学，请把你的头放在门口’。”

他们都笑了，但是乔纳森感到一点无法肯定的恐惧，好像走上了一座不知通向何处的楼梯。他在无意中从父母的争吵中听说过“生物芯片”——他的父母几乎不争吵。他确信自己也听到了“不人道”这个词语。哦，请不要让父亲和母亲跟恐怖分子搅在一起——他突然的想，不过这想法实在太笨了，他们当然不会……

“也许跟某种控制系统有关，”哈里德说，“人们都不想被控制。”

跟往常一样，闲聊跑题了，偏进一个新话题，或者是过去的老话题：学校用来标记禁区

——比如通向老储藏室的走廊的“两种”黑暗，俱乐部对它的原理很有兴趣，也做了一些实验。他们设法了解到一些关于人造黑暗的材料，写下来是这样的：

哈里德的“能见度理论”已被痛苦的实验所证实了。对孩子来说一片漆黑的地方，在老师们眼前却是明亮的。只要你穿过了黑暗，老师就会发现，然后责骂你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很可能他们有某种特殊的探测器，但是从来没人见过。

乔纳森给哈里德的巴士留言很简单：学校巴士的司机好像能通过黑色的挡风屏看见东西。当然，巴士也许是由计算机控制——这是加里的想法，方向盘完全自动操纵，驾驶员只是在装模作样罢了——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最怪异的东西要数朱莉的镜子了，甚至朱莉自己也不敢相信。如果你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握着镜子伸到黑暗中去——你的手臂看起来好像被黑暗切断了，然后点亮火把，火光会从黑暗中反射回来在你的衣服或者墙上投射出一个亮点。正如乔纳森指出的，在笼罩着保护性黑色的教室里，地板上有阳光斑点的原因就是如此。这是一种光线可以穿透，而目光却被屏蔽的黑暗，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光学课本没有一句说明。

不久前，哈里接到了他们俱乐部的邀请，他急切的等待着两天后，也就是星期四的第一次会面。他想，当他通过考验加入俱乐部后，或许能够想到一些实验的新点子，因为哈里在数学和物理上特别有天赋。

“哦，事情变的有趣了，”加里说，“如果我们的那张图片原理和 BLIT 一样……哈里能够坚持的更久吗——因为他的的大脑就是这么长的？或者更难——因为波长碰巧和他自己的一样？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战栗俱乐部觉得，尽管在人身上作实验理所当然是不对的，但这毕竟是个新想法，你可以作为任何一方加入争论。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

* * *

星期四终于到了，在一节漫长的历史课和两节物理课后是一段让大家阅读和学习计算机的自由活动时间。没人知道那竟是“战栗”俱乐部的最后一次入会仪式——事后，读过无数幻想小说的朱莉坚持，她当时已经感受到了不详之兆的强烈气味。

会议在发着霉味的储藏室里开始，哈里德终于达到了 20 秒；乔纳森也刚好超越 10 秒，几个星期之前，他还觉得它象不可征服的圣母峰（珠穆朗玛峰）一样；海瑟终于也成了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全体成员为她鼓掌祝贺。

随后，麻烦来了。哈里——计时者抬起肩膀，打算扶正他的小圆眼镜时，不慎碰到破烂的活页簿，翻开了那张图片，他看了一眼，便立刻定住了——不是发抖或者战栗，而是直挺挺的，发出恐怖的咕噜声，象猪一样尖叫着倒了下去，鲜血渗出了他的嘴唇。

“他在咬舌头，”海瑟说，“啊，上帝，咬舌头我们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韦德卡特先生进来了，他看起来仿佛更加苍老和悲伤。“我早该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突然，他把眼睛猛的扭开，用一只手遮住视线，好像被强光刺瞎了一样，“关上它，快闭上眼睛，帕特尔！别看那该死的东西，快关上！”

哈里德立刻关上了活页簿。他们把哈里扶起来，他只是不断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声音含糊不清，象吸血鬼就餐之前流着口水的可怕礼仪。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通过没有地毯的弥漫着回声的走廊，跑到学校的小医务室，然后上楼集中到校长的办公室里，看

起来有的苦头吃了。

校长——福特梅因夫人是一个铁血手腕的女人，学校里的传言说：她对待动物非常善良，但是对待学生却能只用几句尖刻的话就把他们化成灰烬——她是人类中的 BLIT。她从办公桌的另一边看过来，看着孩子们很久很久，她厉声问：“这是谁的主意？！”

哈里德畏畏缩缩地举起了褐色的手，但是没有高过自己的肩膀。乔纳森记起《三个火枪手》里的一句格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于是说：“是我们，我们全部。”接着，朱莉补充说：“是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校长说，用手指敲击着平放在面前的活页簿，“这地球上最阴险的，威力等同于中子炸弹的武器——你们居然拿来玩游戏！我没能经常的警告你们，是我的失误……”

“有人把它留在影印机里，在这儿，就在楼下。”哈里德说。

“原来是这样，是我们的错，”她的脸色和缓了一点，“我本打算拿走的。在我和即将离校的大孩子们谈话的时候，确实使用了那张 BLIT 图——他们在正确的医务监督下，被暴露在它面前 2 秒钟。这幅画的昵称是‘战栗者’，有些国家把它制成大幅海报控制骚乱——自然，不是英国或者美国。另外，你当然也不知道哈里·斯丁是边缘性癫痫患者，不知道那幅‘战栗者’会诱使病症发作……”

“我本该早些猜到的，”韦德卡特先生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小帕特尔就要过他的小把戏，他问的那个问题，要么非常聪明，要么非常有目的！我可不是个老糊涂——对于学校是恐怖分子目标这样的想法，我从来就不习惯。”

校长严厉的瞪了他一眼。乔纳森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些想法在他的脑中相互撞击着，就像几何作业的答案——一切都正常，你几乎看到解答就在页面末端的空白处。“深绿”恐怖分子到底不喜欢什么？为什么我们是袭击目标？……控制系统……你不会想被控制！

他脱口而出：“生物芯片，我们的脑中有生物芯片控制系统，我们这些孩子都有；这些芯片不知何故制造了黑暗——特别的黑暗，而成年人却不受影响。”

办公室突然陷入了冰冻一样的沉默。

“到孩子们跟前去。”老韦德卡特低声说。

校长叹息着往后一靠，把身体埋在椅中，过了一会儿。“你们迟早都会接触到 BLIT 的，”她平静的说，“我给快离校的孩子们作的演讲正是与此有关。要知道，你们享受了多大的恩惠——你们视觉神经上的生物芯片，编辑目光所看内容，给你们的生命终生的保护，所以你们觉得街道上、窗户外总是黑的，因为可能有 BLIT 等待着杀死你们，但是黑暗不是真实的。记住，这也是你们父母的选择，他们同意这样的保护措施。”

至少我的父母没有达成一致，乔纳森想，他没有忘记那次偷听到的争吵。

“这不公平，”加里不肯定的说，“这可是在人身上做实验。”

哈里德说：“这样不只是保护！户内的走廊被黑暗屏蔽而防止我们出去，也是对我们的控制。”

福特梅因夫人选择了不听他们的论点，也许她也有自己的生物芯片防止反抗性的评论进入耳中，“等你们离开学校，生物芯片的全面控制权将交还你们，一旦你们足够成熟，你们

就有权选择是否冒险……”

乔纳森几乎可以打赌俱乐部的 5 个成员正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见鬼，我们冒险看过‘战栗者’，早通过了考验。

显然他们真的通过了考验，因为校长说“你们可以走了”，却没有提任何惩罚。他们慢慢的走向教室，经过走廊的转角时，坚壁一样的黑暗仍然笼罩着那里，无论何时都是一样。乔纳森有点担心的想，既然眼后的生物芯片偷走了光，自然也有能力偷走他全部的视觉。

* * *

让人猝不及防的，极端卑鄙无耻的阴谋，发生在放学回家的时间。看门人象往常一样，打开学校的边门，成群的小学生正走在他身后，相互推涌着，乔纳森和他的俱乐部挤在人群的前面。沉重的木门向内摆过来，像往常一样，它将外界的黑暗敞开在面前，但是某种邪恶的东西贴在木门上从黑暗中突入进来——一张巨大的图纸被图钉钉在门的外侧，略微歪斜的挂着，看门人只瞥了一眼，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倒在地上。

乔纳森来不及思考，飞快的挤过人群撕下图纸，疯狂的把它揉成一团，但是已经太迟了，他看到了纸上的图案，它和“战栗者”完全不一样，但是显然来自同样的恐怖家族：一个倾斜的黑暗的构型，就像栖息的鸟儿的轮廓，夹杂着类似于不规则碎片形（一种几何形状，被以越来越小的比例反复折叠，而产生不能被标准几何所定义的不标准的形状和表面。不规则碎片形尤被用于对天然不规则的模型和结构的计算机模型制作中）的复杂而扭曲的图案。它挂在门上，在他的心眼前面放射着强光，不肯离去——

——仿佛有某种坚硬的，恐怖的东西像失控的机车一样冲进他的大脑中——

——燃烧、降落、燃烧、降落——

——BLIT。

* * *

在漫长的魔鬼一样的梦幻里——恐怖的鸟形在黑暗中不停的追捕他。醒来之后，乔纳森发现自己躺在睡椅上，不，应该是学校医务室的床上。当他觉得生命全面崩溃，陷入永久的停顿之后，在任何地方醒来都是让人吃惊的。他仍然四肢无力，除了看看天花板，任何动作都没有力气。

韦德卡特先生的脸慢慢进入了他的视野，“来人啊，来人啊，护士？”他听起来很是担忧。

“啊……我很好，”乔纳森说，声音很勉强。

“感谢上帝。贝克护士很惊讶你还活着，你不但活着，而且精神正常，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瞧，你现在可是英雄了，勇敢的男孩拯救了他的同学，你会惊讶自己多快就厌烦了英雄的称号！”

“门上的那幅图……是什么？”

“是幅非常邪恶的 BLIT，出于某种原因，它被叫做‘鸚鵡’。可怜的老乔治，我们的看门人，他在倒地之前就死了。赶来处理 BLIT 的反恐小分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其实我也一样。”

乔纳森笑了：“我可是训练有素的。”

“嗯，露西——就是福特梅因夫人——本该问你们这些小流氓更多问题的。我还有些话要跟你的朋友哈里德·帕特尔讲，上帝啊，那孩子能忍受‘战栗者’20秒！换了成人，只要目光一接触它，就会被它锁定，开始抽搐……”

“我的记录是10秒半，快11秒了。”

老人难以置信的摇头：“我真希望可以说我不相信你。有件事我要跟你说，学校打算重新考虑整个生物芯片保护工程。过去，没有人想过训练年轻灵活的心智一样可以抗拒BLIT的攻击，就跟疫苗接种一样；不过，即使他们这样考虑，也仍然不敢尝试……不管怎么样，我和露西交换了看法，打算送你一件礼物——它能够通过无线电对生物芯片进行重新编译……”

老人把手指着窗外，乔纳森欠了欠身体，吃力的转动头颅，透过窗户，他原本以为只能看见人造的黑暗，不想玫瑰色的光线和云彩却第一次进入他的眼睛，美丽的色彩一点点的，象抵抗BLIT的康复药一样聚集、丰富，天堂里抽象的景致变成了小镇的屋顶风光，玫瑰红的夕阳投射着华丽的光束，甚至连烟囱顶管和卫星天线也看起来那么美丽。他曾在电影里看过夕阳西下，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让人心驰神往的真实景观和电子枪的苍白闪光怎会一样？好比成人世界里，电视屏幕通过隐瞒事实而说谎。

“还有一份礼物是你的伙伴们送的，他们说非常抱歉没有时间把事情处理的更好。”

他打开礼物一看，盒子里有一条稍微弯曲的巧克力，加里总喜欢带一些在身上大嚼；有一张卡片，是朱莉的认真的左斜字体；还有“战栗”俱乐部全体的签名，题字当然是：“那些无法杀死我们的事物，让我们更加强壮。”

作者介绍

大卫·朗福特 (David Langford, 1953年4月10日-)，英国科幻作家、编辑。曾在伯克郡奥尔德玛斯顿的原子武器研究院担任武器物理学家，职业经历对创作有所影响。

创办的科幻迷杂志《安赛波》(Ansible) 获得过5次雨果奖最佳同人期刊奖项。

第三版在线《科幻百科全书》(2012年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项) 四位主编之一。

大卫·朗福特最出名的作品是“蛇怪”系列(又称BLIT系列)，系列中，作者假设一种特殊的分形图案，人类视之即死，就如同传说中的蛇怪一样。系列共有四篇，其中《另一种黑暗》获2001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大卫·朗福特现在安塞波出版社编辑科幻和科幻迷相关图书，其中多数图书都有免费电子版可下载。

作者个人网站：<https://ansible.uk/>

《安赛波》官方网站：<https://news.ansible.uk/>

安塞波出版社网站：<https://ae.ansible.uk/>

科幻百科全书：蛇怪

文本：中文科幻数据库 (<https://csfdb.cn/themes/649>)

原载：《科幻百科全书》第三版 (<https://sf-encyclopedia.com/entry/basilisks>)

翻译：HeavenDuke

本文已获授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纯粹的信息是一种武器，会对人的思想或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概念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科幻主题。许多作者都将这一科幻形式与一个神话中的概念联系起来：在神话中，蛇怪是一种想象中的生物，它们（就像美杜莎和她的戈尔贡姐妹那样）可以用眼神杀人。此外，在恐怖小说中，无法直视的骇人景象也是司空见惯的桥段了。

H.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系列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它将不可言说的、心灵扭曲的实体的本质表现为外星力量，而非超自然力量；相关的虚构文本就算对生命无害，也有害于人的理智，这样的文本包括（最有名的）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死灵之书》和罗伯特·W·钱伯斯的《黄衣王》（1895年）的标题中的剧作《黄衣王》。类似地，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的《看破天机的人》（1912年）中的“众神泥板”对存在的本质的揭示行为具有破坏灵魂的能力。

在类型科幻领域，A.M.洛的《平流层漂流》（1934年）描写了一个名叫“七嘴八舌”的火星广播，其音效会逐渐诱发疯狂，后来被禁用收音机的巧妙策略给击败了。

弗兰·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大约写于1940年，1967年出版）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发明，是一种拥有特殊颜色的油漆，人们一看到它，就会暂时失明，并精神错乱。

在A.E.范·沃格特的《对鲁尔人战争》（1940年）中的标题中的外星人的武器包括“神经线”（Nerve Line），它们是一些简单的图案，能在人类观看时向意识中植入危险的催眠指令。菲利普·E.哈伊在《说到恐龙》（1974年）中用诱导抽搐的粉笔标记来复刻了这种武器。

弗兰克·基在他的个人作品集《我们很弱小，他们很虚弱》（2009年）的第一篇作品中借助“呼吸描记器”牌玩具制作的图形“使观众陷入了迷离状态”。

约翰·拉塞尔·费恩使用笔名“沃尔斯特德·里德班”出版的《孤独的天文学家》（1953年）是一个“天文台密室”题材的悬疑小说，其谜底是：出现在小说题目中的受害者只是因为看到了金星蜘蛛在望远镜镜片上织出的网，就遭受了大脑损伤，致使他勒死了自己。

弗雷德·霍伊尔的《黑云》（1957年）中的科学家们试图吸收外星人仁慈地提供的全部知识，却被死于严重的精神超载，这个桥段也出现在了《夺宝奇兵4：水晶骷髅国》（2008年）中。

致命的信息可以编码成多种形式：一个早期的纯文本版本——一篇会杀死其读者的小说——出现在了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合适的环境》（1889年）中，并在J.G.巴拉德的《现在：零》（1959年）中再次出现，后一部作品中的杀人小说本身据说会使人屈服于其文本中暗含的死亡指令。

维克多·康托斯基的《冯·古姆开局》（1966年）的题目中出现的国际象棋开局的扭

曲逻辑会危害到对手和观众的理智。

在《双面麦斯》（1987年）中，事实表明，通过“闪广告”（Blipvert）实现的潜意识电视广告会对一些观众的生命造成严重危害。

汤姆·高尔德的图像小说作品集《惊人理论部》（2020年）中的题头漫画取笑了人们对“字面意义”的误用，因为“拉森教授的新理论”——即“惊人理论”（Mind-Blowing Theories）——真的会炸掉读者的脑袋。

在更宏大的尺度上，皮尔斯·安东尼在《显宏镜》（1969年）中创造的干扰星际通讯的“毁灭者序列”是一个跨越星系的广播，其开头是一段有关符号逻辑的视觉教程，此后会逐渐升级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会清除掉一切能理解它们的智慧生命的心智。

与《显宏镜》同年同月的一个巧合的恶搞作品是BBC的电视喜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1969年~1974年）的第一集，其“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话”短剧开拓了“狂笑致死”的概念。这种致命的狂喜的早期版本见于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滑稽诗《荒谬的高度》（1830年）和邓萨尼勋爵的“与魔鬼交易”题材的奇幻小说《来自地狱的三个笑话》（1915年）。

同样也是在幽默领域，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宇宙尽头的餐馆》（1980年）中的“全透视涡流”（Total Perspective Vortex）的受害者们会被迫意识到他们在整个宇宙之中完全无足轻重，而这种消沉感通常会致命。

铃木光司的《环界1：铃》（1991年）中，一部遭受了复杂的诅咒的录影带会在观众观看一周后杀死他们。该作被翻拍成了电影《午夜凶铃》（1998年）。

词条“模因”将讨论其他的一些迷恋对象，它们不一定致命，但依然会致残。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扎伊尔》（1949年）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1996年）的标题中的物件——前者是一枚硬币，而后者是一部电影——都不可抗拒地填满了他们受害者的全部神智。

针对蛇怪图像和相关概念，如今在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常见隐喻表明：它们代表了一种数据输入，会使大脑的计算过程停止或崩溃。

克里斯托弗·切尔尼亚克的《宇宙之谜及其解决方案》（1978年）中的诱发昏迷的“谜语”（Riddle），被初步称为“人类图灵机的哥德尔语句”——简而言之，即一个不能被安全地处理掉的输入。人们无法从包含它的大规模数据中将它分离出来，因为辨识它就会致命。

大卫·朗福特在《BLIT》（1988年）和一些相关的小说中对破坏心智的分形图像做出了类似的阐释，这些解释对科幻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格雷格·伊根的《排列城市》（1994年），肯·麦克劳德的《卡西尼分部》（1998年）和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奇点加速度》（2005年）和“洗衣房”系列中得到了明确的致谢。

“人的思想与计算机生成的现实直接互动”的赛博空间隐喻不言自明地表明：大脑可能变得容易受到计算机病毒或木马软件的影响。

威廉·吉布森的《整垮铬萝米》（1982年）介绍了被称为“寒冰”（Ice）的网络空间防御措施——“寒冰”是电子入侵反击系统（Intrusion Countermeasures Electronics）的首字母缩写，而“黑冰”（Black Ice）则会对对不知情的入侵者的神经系统造成致命伤害。

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1992年）中出现了一种更复杂的可以人传人的计算机

病毒，它通过大脑视觉皮层有效地“崩溃”了大脑，还与一种原始的语言病毒（见“语言学”）有关，据传，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对策来应对后者，从而产生了“巴别塔”的传说。

彼得·沃茨的《盲视》（2006年）中，人类的古老掠夺者“吸血鬼”（这里的吸血鬼并没有被描绘成超自然生物）随着文明的兴起而灭绝，原因是一种被称为“十字架障碍”（Crucifix Glitch）的神经缺陷，一看到直角相交的线条（不仅是十字架，还有一般的直线结构）就会诱发癫痫症。在续作《模仿》（2014年）中，拥有强大智能的再造吸血鬼设计了一种通过视觉和语言提示对正常人类施加类似折磨的方法。

在柴那·米耶维的《大使城》（2011年）中有一个被殖民的外星种族，其不含隐语的双声道“语言”无法表达不实之词。当这种“语言”被人类双双大声（但不和谐）说出时，外星人叫苦不迭起来。暴露于这种“嵌入式矛盾”——与其说它们是信息，倒不如说它们是表达层面的无法忍受的不可能性——的外星人会立即对这种毒药上瘾，并迅速死亡。

《科幻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在线版前身为1979年〔澳〕彼得·尼克尔斯与〔加〕约翰·克卢特主编的同名纸质书。2011年该书第3版转为免费在线开放，并由〔英〕大卫·朗福特参与编辑维护。该平台覆盖科幻文学、影视、漫画及文化史的全局脉络，收录词条远超纸质版规模，反映出了英语科幻界对世界科幻的认知（而非真实面貌，但考虑到英语科幻在整个世界科幻中的地位，该网站仍）颇具学术价值。

网站采用“维基式”协作机制：学者与资深爱好者可提交修订建议，经专业编辑审核后即时更新词条，解决了传统纸媒的时效局限。“主题”词条是其特色设计，该类词条以跨学科视角梳理科幻概念的演变史，允许单部作品关联多个主题。

2021年起，中文科幻数据库与其官方进行合作，开始系统翻译其中的主题词条。

中文科幻数据库（CSFDB，Chinese Science Fiction Database）由天爵等人创建于2020年冬，是面向科幻爱好者、研究者和全社会的检索型数据库，致力于收集和归档所有与中文科幻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建立完备的信息资源利用体系，覆盖领域内的作者、作品、图书、杂志、组织、奖项、主题等多元信息。

截至本期期刊编纂时，数据库已收入科幻人物29951人，作品60765篇/部，图书24415册，影视作品733部，实体/虚拟报刊及网络发表平台1134个，各类科幻组织1807家，国内外重要科幻奖项84项，建立了华语世界规模最大，考据最深入的科幻知识图谱。

其核心价值体现于四方面：一是深度考据文献源流与术语标准化，统一作家译名并建立权威术语参考体系，译入《科幻百科全书》为学术研究提供跨语种参照；二是联合其他科幻机构如久隆计划、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及零重力科幻等，抢救濒危文献，追踪作品版本流变；三是通过维基式网链，构建多维索引系统，整合雨果奖华语参选作品等动态；四是系统性记录中国科幻作品海外传播轨迹，为国内外出版机构提供调研信息。

如今，CSFDB已发展为支撑中国科幻史学、编辑工具与文化传播的关键基础设施。

卖中国打火机的女孩

作者：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年份：2002 年

鲜有人知道，莫斯科著名雕塑家祖拉布·采列捷利热衷于收藏根付。这个爱好并无不妥之处，不知为何他却从不宣扬。

在那个因莫斯科天气犯了点小错、结果寒冷雪夜降临的时机正好的这天——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瓦列里·克雷洛夫站在普希金广场边上的古董店门口，仔细看着刚买到的根付。

根付⁵嘛——这名字挺怪。其实就是五厘米高的小雕像，是木头或象牙制成的挂坠，日本人的衣服没口袋，就用它挂钥匙、烟斗、切腹小刀之类的实用小物件。连坠带物这么往腰带上一挂，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出了门，还能向路人炫耀自己有多有钱。总之——这玩意儿如今一点用也没有，正因如此反而贵得要死。

但如果你是家有色金属小工厂的老板，正急着打开莫斯科市场，那就没有比结识这位雕塑大师更好的法子。光是青铜用量，这位大雕塑家就超过了莫斯科所有幸存至今的工厂用量的总和！而要引起这位未来客户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比如送他个根付。

需要说明的是，在精妙的艺术领域和更为娇贵的收藏界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夜壶收藏家，就算你拎着整箱美元在他眼前晃，他也绝不会舍弃心爱之物——比如腓特烈大帝那件可折叠的行军便壶。

根付收藏方面也是如此。光有钱不够，还得抓住命运的尾巴，赶在其他并不缺钱还愿为满足自身癖好付出一切的收藏家之前。

瓦列里显然走了运。我们不必深究为何走运——毕竟运气从来就和偶然无关。总之此刻他正站在自己老旧的标致旁，打量着日本挂坠，脸上带着成功挤掉痘痘的人脸上常挂着的那种满足与嫌恶交织的表情。

根付上雕着个身裹破布的小女孩，脸圆圆的，手上捧着托盘。勉强能看出来，盘上有个细长的小物件。在根付目录里，这件作品叫“卖寿司的小女孩”。

“这到底是寿司还是可丽饼，”瓦列里嘟囔道，“没搞错吧……”

是时候回家了——换身衣服，喝点白兰地，让司机送自己去那家小众的高档场所，向那位著名雕塑家展示日本同行的作品。一周前瓦列里就把妻女送去巴黎过圣诞假期了。所以今年的新年夜可能在狂欢和酩酊大醉中结束，也可能相反，以浪漫刺激的方式收场。商人有时不只把家人送到国外度假，有时他们自己也会去……

⁵ 根付（附），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由于和服没有口袋，随身物品通常放在小袋囊里，通过囊绳（囊绳穿过腰带勾/系在根付上）挂在腰带下面。根付一般3至4厘米左右，有孔洞或是挂钩。在历史发展中，根付逐渐从纯实用性转向装饰性，材料从金属变为硬木或象牙，江户末期的根付题材丰富极为流行。明治时代起，由于服装变化根付转变为出口艺术品；包括江户时期的根付，现多散落在海外。

克里洛夫继续打量着这个卖紫菜包饭的日本小女孩——在瓦列里看来这食物又没味又顶饱——掏出了香烟。他讨厌在开车时抽烟。

“叔叔，买个打火机吧。”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飘过来。

瓦列里转过身。人行道上站着个十岁左右的小丫头，身上穿着件过于宽大、脏得不成样子的尼龙外套，一条同样大的成人围巾裹在外套外面。她头上戴着针织羊毛帽。

女孩冻得发青的小手捧着鞋盒盒盖，纸板上积着薄雪，摆满了五颜六色的中国生产的打火机⁶。

“我自己有。”瓦列里嘟囔着。他上次坐地铁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在街上也很少遇到讨钱或要饭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不会惹恼他，只会让他感到微困扰，以及特别想去洗个热水澡。

小女孩固执地站在一旁。

瓦列里把手伸进口袋，希望这个小乞丐看到他手上的打火机后就会走开。但打火机却怎么也翻找不到。

小女孩抽了抽鼻子，用手背擦了擦鼻子下面。

“你的打火机多少钱？”瓦列里嘟囔着。原则上讲，他从不施舍，也从不喜欢别人的孩子，但在当前这情况下，他决定与小女孩建立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他越来越想抽烟了——当你已经拿出香烟却找不到打火机时，就是会这样。

“十……⁷”小女孩低声说。

“十……”克雷洛夫怀疑地重复道，再次在口袋里摸索，寻找零钱，“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穿这么少？你会感冒然后死掉的！”

这番说教听起来有点虚伪，他自己也感觉出来了。很明显，这个可怜的孩子不是因为好玩才卖打火机的。

“小娃娃真漂亮。”小女孩突然说道，看着克雷洛夫手中的根付。

“对，对，漂亮……”克雷洛夫突然惊讶地发现，根付和乞丐女孩滑稽地相似。他想到，完全可以把“卖寿司的小女孩”改叫“卖中国打火机的小女孩”，尽管那时根本没有打火机。但重点不在这！这两张脸简直一模一样！

为摆脱这种幻觉，克雷洛夫粗鲁地抓住女孩肩膀，将她转向橱窗透出的光线。然后蹲在她面前，再次伸长手臂，举着根付对比两张脸。

天呐！简直像专门摆好姿势似的！

“好家伙，”瓦列里惊叹道，“几个世纪过去了，人却毫无变化……原来日本人以前就长这样？”

“我从来没有过娃娃。”女孩突然苦涩地说。

⁶ 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产能不足，很多日用消费品自己无法生产（包括一次性打火机），只能依赖进口（包括一次性打火机），但“钱只能买得起中国的产品，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中国开始向俄罗斯出口小商品（包括一次性打火机）。当时俄罗斯是中国一次性打火机出口的第三大市场。

⁷ 当时10卢布约人民币3元，或0.3美元。

瓦列里咕嘟着从口袋掏出一百卢布，放在打火机堆里：

“去‘儿童世界’吧，小丫头。给自己买个娃娃……”

娃娃要多少钱？瓦列里突然惊觉自己竟不知道。亲生女儿比这小乞丐大不了多少，儿童房堆满玩具……但他亲自买过吗？不是妻子就是保姆……

“给，去买个芭比娃娃吧。”克雷洛夫决定道，往纸板上扔了五百卢布。既然要在新年夜行善——何必小气？

“我要这个。”小女孩坚定地说，目光始终未离开那枚根付。

瓦列里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不行啊，小乖乖。这个娃娃要……呃，非常贵。给自己买个普通娃娃然后去找妈妈吧……”

“原谅我如此固执，”女孩突然脱口而出，放下纸板，那些已经冻在纸板上的打火机甚至都没掉下来，“但特殊形势迫使我必须利用您圣诞节期间天然产生的善念与慈悲心……”

还没点着的香烟从克雷洛夫嘴里掉了下来。他慌忙起身走向汽车。

“或许我选错日子了？”女孩对着他的背影问道，“但你们的历法很混乱，要过两次圣诞节，所以我选了距两个节日都适中的时间点⁸……”

“神经病。”克雷洛夫简短评价了一句，躲进车里。发动起引擎后，他才匆忙把根付塞进口袋。斜眼瞥去，女孩仍注视着他，嘴唇无声开合说着什么。“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出现幻觉了。问题是，疯的是谁？”

女孩消失了。她刚才还在，可一转眼就没了踪影。

“是我。”克雷洛夫得出结论，突然浑身发抖。这他妈是哪门子的事？祖上从没出过精神病啊……他缓缓发动了汽车。

“您完全健康，”后方传来声音，“不过……”

克雷洛夫惊慌地踩下刹车，转过头。

小女孩正坐在后座了呢。她手里仍紧抓着纸板，用天真无邪的孩童眼神望着克雷洛夫。

“轻度痔疮，初期前列腺炎，胆囊运动障碍。除此之外您很健康，”小女孩重复道，“所以呢，我为我不合时宜的出现道歉。但我觉得在新年夜，尤其是作为算术平均圣诞夜的时刻，您最可能心怀善意……”

“你到底是什么人？”克雷洛夫喊道，“你怎么上来的？”

“我是个小女孩。我把自己相对空间位移了。您能听我说两句吗？”

“你为什么这样子说话？小女孩才不会这么讲话！”

小女孩叹了口气：

⁸ 历史上基督教因为儒略历误差造成导致复活节日期不准，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规定格里高利历（公历）改变闰年标准，同时日历跳过十天，但东正教部分教会（如俄罗斯的东正教）仍用儒略历计算宗教节日，导致其圣诞节不断延后，如今误差已多至13天，即东正教圣诞节在公历1月7日庆祝，公历新年夜恰巧在两个圣诞节之间。

“我的表述难以理解吗？求您了！事情很简单，我来自未来。”

瓦列里点点头：

“没错。而我来自火星。”

“看着不像，”小女孩干脆地说，“总之我来自未来，能时间旅行。具体日期您不必知道。”

克雷洛夫突然来了兴致：

“来自未来是吧？科幻故事呗？信信，我信！我们这儿时间旅行者多得是。走两步就能撞见一个。”

“才不是这样呢，”小女孩委屈地说，“这里根本没有别的时间旅行者。您的讽刺很不恰当！”

“如果你来自未来又这么轻易地说出来，那为什么没人知道时间旅行者？为什么再没人遇见过他们？”

“根本没人愿意穿越到你们这个时代，”小女孩斩钉截铁地说，“有什么好看的？环境糟、食物差、人心险恶、文明粗鄙、连战争都毫无艺术可言……大家都去古希腊，去中世纪，去古代中国和日本……那儿才叫美！”

克雷洛夫无言以对。

“就是这样，”小女孩继续道，“我是个普通的时间旅行者。今年十岁。您不必在意年龄，我的智力水平与成人相当。”

“我还是不信。”克雷洛夫坚定地说。

小女孩再次在空气中消散。随即出现在邻座上。

“催眠术。”克雷洛夫推测道。

车身震颤着缓缓升空。积雪的街道沉入视野外，风声呼啸，莫斯科在他们脚下铺展成巨大的发光地图。

“这也是催眠？”小女孩饶有兴趣地问，“那您下车试试。”

克雷洛夫拼命摇头。

“这样好多了。”小女孩开心地说，脸颊微微泛红，“现在相信我了吗？还是说要再表演点什么？”

“我相信……”克雷洛夫小声道，“小姑娘，小姑娘……未来那边怎么样？”

“棒极了！”女孩简短地回答，“所以呢，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我有事相求。给我这个迷失在时间长河中的小女孩送个圣诞礼物吧？”

“根付？”克雷洛夫确认道。

“嗯哼。”女孩露出微笑。

克雷洛夫沉默了几秒。随后突然咆哮：

“你胡说什么呢？礼物，你说？根付？你知道我搞到它费多大劲吗？这都不管他妈的钱的事……你以为满莫斯科都是独一无二的根付？今天我还得把它送给一个雕塑家！这样他可能才会买我们厂的青铜！生意才能起死回生！否则我就全完了……等着流落街头吧。”

“我非常需要这个根付！”女孩尖声喊道，“把它给我！”

“拿别的换吧，”克雷洛夫下定决心，“你去趟日本不难对吧？两百年前买件根付，再回莫斯科带给我……你干吗？”

女孩小声抽泣着，用脏手背抹眼泪。汽车开始危险地摇晃起来。

“喂，你倒是保持平衡啊！”克雷洛夫惊慌地喊道，“给，擦擦……”他递给小女孩一块干净的手帕，“你要我的根付干嘛？你明明能施展那么神奇的本事！”

“才不是……它不是你的……”女孩含泪嘟囔着，“是我爸爸用骨头雕的……”

正如民间智慧所言，哭泣的女人永远有理。这条法则对小女孩也适用——克雷洛夫感到有些窘迫。

“不是我的……我可是花钱买了……”他粗声反驳，“听着，你明明有本事，干嘛缠着我不放？你大可以偷走或抢回你的根付完事……”

“不行！”女孩委屈地喊道，“问题就在这儿！”

从她混乱的解释中瓦列里明白了，所有时间旅行者都会注射一种改变性格的特殊药剂。打了这针后，时间旅行者就不能杀害、抢劫或伤害落后的祖先们了。除非出于自卫……

“要是你打我或图谋不轨……”女孩满怀希望地嘀咕。

“哈！”克雷洛夫愤然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才不会打你，更别说图谋不轨了！”

“真可惜，”女孩叹了口气，“不然我就能从你毫无知觉的身体上拿走那枚根付了……”

奇怪的是，这番过于直白的话反而让瓦列里安心了些。

“为什么非要这枚根付不可，小姑娘？”他问道。掏出一支烟，从车地板上捡起个中国打火机，打着火。“干吗缠着我不放？”

女孩开始讲述。

原来她是和父亲一起穿越到过去的——他们本打算去18世纪的英国过圣诞假期，但父亲在英国觉得无聊，又独自去了18世纪的日本。等约定的时间过了，他却始终没从日本回来。女孩明白父亲出事了。很可能是时光机故障，这种事偶尔会有。

“你们没有救援队吗？”克雷洛夫很惊讶。

“没有。时间旅行风险自负，”女孩承认道，“营救失踪者会导致时间悖论的！”

当爸爸失踪时，女孩本可以自己回家。但她非常想救父亲。于是她开始思考——爸爸会靠什么谋生呢？抢劫杀人不行，教当地人科学知识也不行。这时她突然想到：爸爸可是痴迷骨雕的，所以他肯定会雕刻根付。而为了更容易找到自己，他会在每个根付里留下时代错位的破绽——某些不符合时代的细节。聪明的女孩开始寻找这类根付——结果还真找到一个，就是克雷洛夫买的那个。

“明白了！”瓦列里喊道，“所以这不是‘卖寿司的小女孩’？是‘卖中国打火机的小

女孩’？”

“不，这不是打火机，”女孩抗议道，“这是……你们连这个词都没有。这小玩意儿是用来制造……这个词也还不存在。反正，是用来制造其他大玩意儿的。”

克雷洛夫掏出根付。将信将疑地检查着它，问道：

“所以呢？假设……这是你爸爸做的。发出了求救信号对吧？那你去救爸爸啊。你还缺什么？”

“根付！要把它塞进时光机的特殊插槽里！”女孩哭喊着，“这样时光机就能带我去雕刻根付的时空！我就能救爸爸了。”

“那根付呢？”克雷洛夫追问道，但其实已经猜到答案了。

“会分解成原子。”

“没有其他合适的根付了吗？”克雷洛夫问道。

“您要明白，不可能有！如果存在其他根付，就说明我没能救回爸爸！说明他这辈子都困在古代日本了！”

“真是麻烦。”克雷洛夫叹了口气。

小女孩也叹了口气。然后严肃地说道：

“要么您把根付送给我，我去救爸爸。要么您小气不给，那爸爸就死定了。”

“孩子，我都快破产了，”克雷洛夫坦白道，“不，我真的很同情你爸爸……而且你是个勇敢的姑娘……”

时空旅行者又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至少把钱还我！”克雷洛夫哀求道，“或者给我别的根付！”

“我没钱，”女孩抽泣着说，“而且我什么都给不了您。甚至连彩票中奖号码都没法告诉您。”

“被禁止了？”克雷洛夫心领神会。

“是我从来没研究过古代彩票……”女孩承认道。

克雷洛夫沉默片刻。唉，多完美的计划啊！稀有的根付当礼物……友好交谈……利润丰厚的合同……财务自由……

“去吧，去救你爸爸，”说着他把那个日本古代饰品递给女孩，“不过先把车停回原处！”

女孩脸上焕发出光彩：

“谢谢！谢谢您！我就知道在圣诞夜算术平均值的晚上所有人都会变善良，真正的奇迹会发生！”

她笨拙地亲了克雷洛夫脸颊一口——然后消失了。

车子又停回了古董店门口。只是车地板上散落着一一次性打火机。

“真正的奇迹啊，”克雷洛夫苦涩地说，“看对谁而言了。”

他所有计划都泡汤了。全因为某个厚脸皮的小丫头和她那蠢货老爸……还游客呢！他们自己都不是本地人，时光机都能坏了……

他发动汽车，还是驶向了夜店。虽然不知为什么还要去。

现在怎么办？难道要空着手去和著名雕塑家拉关系？没戏。但……终究还得试试……

等克雷洛夫刚把车停进车位时，后座传来小心翼翼的咳嗽声。

“又来？”他惊慌地转身喊道。

车里现在多了两个人——那个女孩现在穿的是暗黄色连衣裙配鲜红丝绸披肩，还有一个瘦削男人，穿着窄腿黑裤和黑白相间的宽肩马甲。

“妾身这件褂子漂亮否？”女孩突然高声道。

“谢谢您，瓦列里先生，”男人严厉地瞥了女孩一眼，说道，“为了救我，您以生活极为不便为代价……非常感谢！”

“哎呀……这没什么……”克雷洛夫有些尴尬，”毕竟是这个日子……”

“我们必须回未来了，”男人说，“但我不能不感谢您。请收下这份薄礼，瓦列里先生！这个根付本来是为一个大官雕刻的，但我更愿意送给您！”

克雷洛夫刚从他手中接过小巧的雕塑，女孩和男人便低头然后消失了。这次似乎是永远消失了。

“天啊……”克雷洛夫端详着根付低声说，“天啊……得救了……这是什么玩意儿？？？”

根付雕刻的似乎是雕塑家本人——一个穿着和服的高瘦男子。但男子手里竟握着啤酒瓶！

“时代错乱……”克雷洛夫喃喃道，“‘拿啤酒的男人’……这让我怎么送出手？”

他无奈地笑了。奇迹……在这个日子……既然做了好事，就不该指望感谢！

不过……

克雷洛夫再次仔细观察起根付来。

那个拿着不知道是啥的女孩居然被称作“卖寿司的小女孩”！

关键是要及时起对名字。然后人自然就会看到被许诺的东西！莫斯科纪念碑雕塑家的作品也总是这样！

“拿研钵的男人……”克雷洛夫说道，“不，还是叫‘拿研钵的炼金术士’吧！不知名匠人的作品……”

他手里攥着根付下了车。

一切都会顺利的。

这个夜晚，所有人都会变善良的！

飞往元央界（上）

据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小说《飞向木卫五之路》改编

其一·莉萝

“大神号”船长莉萝离开了她的船长室，随手关上舱门。她的红头发湿漉漉的，因为她刚冲了个淋浴。不，是两个，一个水淋浴一个离子浴。在飞船上这样用水可算奢侈，但莉萝在洗澡上总不会亏待自己——而且她作为船长也有这个权利。

但是，虽然经过了短暂的休息，莉萝仍然感到脚步不稳。她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想睡上一觉。最近三天里，她总共才睡了大约五个钟头。这一趟航线好像跟自己不对付似的。

走廊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莉萝朝驾驶舱走去。她提起脚尖，尽量不发出声音地朝前走，毕竟要去驾驶舱得过休息室。

休息室的门开着，里面传出说话声。听得出来，是行星学家章朗和苍萤在为什么事争不休。困顿之下，莉萝觉得这声音好像蚊子或者苍蝇在自己耳边吵闹，烦人得很。

“又在吵了，”她想，“他们总相处不好。我也不能把他们骂一顿了事，毕竟他们都是这艘船的船员，都和我有不少的交情。而且，能在一艘船上碰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已经是老船员了，还这么闹……”

她发觉的时候，自己已经走进了休息室，站在了两人面前。看起来不止是吵架这么简单。书箱已经被翻开了，里头的书散在地板上，到处都是，就好像经历过一场失控失重一样。灵气罐也危险地被放倒在地。桌布也被扯了下来，更不用说原本摆在上面的瓷器，那原本还是以前船员留下来的纪念品，虽然早知道它们会有这么一天，可是……

苍萤挣扎着想从翻倒的长软圈椅下面倒爬出来，两脚在一堆碎片中找着出路。莉萝注意到她的两条腿都卷在一块灰色的布里，好像是她的长裤？

“我都跟你说了，它不在这儿。”章朗说。莉萝朝他看去，却发现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见不到他的人。

苍萤大声咳嗽起来：“喂，说它在这儿也是你的主意来着！”

“你们干什么呢？”莉萝生气地问。然后他听到章朗的声音：

“哟，船长来了！”说完这话，他人已经从桌下起来了，身上的衣服皱了吧唧的，露出了左一块右一块的，不过别指望他这身肥肉有什么看头。

“你们在搞什么鬼？”莉萝再问道。

苍萤终于从软圈椅下面爬出来了，她的样子比章朗好不到哪去。她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找到无影没有？”

“没有，我看错了。”章朗说。

“你个白痴！”

“顽固！”

“骗子！”

“疯子！”

“我打死你！”

“都闭嘴！”莉萝终于插嘴，打断了他们。章朗委屈地说：“都是她先挑起来的，你也不管管。”

“你给我等着，”苍萤说完不理他了，又转向莉萝，“船长，你看到我的无影了吗？”

“你们知道吗，行星学家，你们都可以下地狱去了！”莉萝说完就大步走出了休息室，只听到身后章朗说：“她把无影做成菜了！”

莉萝“哐当”一声把舱门甩上，也不困了，神清气爽地向驾驶舱走去。

驾驶舱里非常安静，驾驶员马毅正坐在计算机桌后他的老地方，两只拳头支着下巴，眯着眼睛。计算机嗡嗡响着，操纵台上的灯闪着，晦明不定。马毅看船长来了，好声好气地说：“睡得怎么样？”

“睡着还不错。”莉萝违心地说，“有什么情况吗？”

“刚才和元央界联系了，”马毅说，“他们一直在等我我们呢。”他摇摇头，继续说，“真不知道他们这回怎么回事，这次的食粮贮备这么快就不够了。”他想想说，“大概那边有一个加强团的章朗吧。”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莉萝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这是门派内部斗争，是政治斗争……”但她还是被马毅的小笑话给逗笑了，虽然有点对不起章朗。

莉萝看了一眼马毅之前专注看的东西，那是一张程序纸。马毅把纸推了过来：

“这是我刚编的程序，你看一下。”

莉萝没去拿：“我一会看。你先放进计算机里吧，”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才说，“我信你。”

“……我早就放进去了。”马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嗯，那就好。我们现在在哪？”

马毅头也不动地回答：“还有一小时就到最后一段了。还有……”他扫了眼计算机，“还有两万九千里我们就要过元央界主星北极了。”他兴奋起来，“然后就是最后一段了，然后就到了，船长！”

莉萝看看计算机：“你是以元央界主星为中心算的吗？”

“对。”

“我们到达北极前，每隔一刻钟向我报告一次飞船与大气层的距离。”

“诺！”

莉萝又打了个大哈欠，抬手揉揉眼皮，朝反射器控制台走去。一切完好。通道没有杂物挡路，引擎运转正常，燃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反应箱里，磁电路发出悦耳声音。嗯，这条磁电路还是学徒芷茱设计的，干得好，芷茱！

从这个芷茱船时莉萝就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发现令她十分烦恼。

“大神号”是一艘小型民间次空间飞船，平时主要承接各类补给任务。连船长莉萝在内，这一次飞行途中，小小的船上船员共有六名，分别是船长莉萝，驾驶员兼程序员马毅，无线电光学家兼通讯员吴巩，行星学家苍莹，行星学家章朗，最后加上学徒临时工芷茱和一只宠物无影。

嗯，那个无影就是……

莉萝停下脚步，微调着机器，想清除掉磁电路的嗡嗡声，可是消除不了，磁电路甚至一点反应都不给。“看来问题不在这。”她想，转身绕过磁电路的子调控墙，进到反应箱室。芷茱正叨着支铅笔，手在调控板上摁着，脚则跳着踢踏舞。干得好，芷茱！

想到这，莉萝冲芷茱叫了一声：“暮离殇！”

芷茱连忙停下了动作：“你好船长！”铅笔从她的嘴里掉了下来，赶紧一把抓住，“你叫我……芷茱就行。”

莉萝摇摇头，问：“帆怎么样？”

“帆……反射器一切正常。”芷茱一边低头看了看调控板，一边拿起蓝色的记录带看，一边说。

“帆”是老一代对反射器的叫法。反射器是一面巨型凹面镜。上面盖着五层稳固用的涂料，科学的紫焰击在表层上，每一息都有上百万个等离子体转化成辐射能。这个过程耗能能量巨大，涂料就这样一点接一点地被消耗掉。如果引擎还在转而涂层已经消耗完了的话，飞船马上就会变成一堆只有闪光没有声音的烟花。

它是飞船里最重要却又最脆弱的一个部件，每过一百个航行单位就要换一次，因而需要经常监视测量涂层的厚度。

“我发现，”莉萝按了一个按钮，说：“第一层涂料已经烧掉了。”

芷茱没有说话。

“马毅，”莉萝冲驾驶舱叫道，“你知道第一层已经烧掉了吗？”

“我知道。”马毅的声音传来，“没办法，我们走的是凌日航线。”

凌日是比较罕见的航天航线，只有像现在元央界一个劲儿地催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航线。主星在起点星与终点星的中间，飞船顺着曲线稍稍“绕”过去，从宇宙驾驶的角度来说这很不好。光子引擎已经开到了最高档位，航速高达十万里每息。在这种速度下，连船上的人和仪器都受到影响。船员们都没怎么合眼。燃料和反射器的损耗大得惊人。这种情况下，穿越元央界主星北极到达目的地时，降落难度会比一般来说更难。

“是啊，我们走的是凌日航线。”莉萝叹口气说。她朝驾驶室那边走，马毅还在忙，蓝色的程序纸散在桌子上，计算机嗡嗡响着。莉萝看了一眼燃料表，说：

“马毅，给我一张上个程序的程序纸。”

“你先等一下，船长。”驾驶员说。他双眼盯着计算机的打印结果，双手在键盘上忙活。莉萝陷在椅子上，眯起眼睛，迷糊地看着他在自己的领域跳着手指之舞，计算机叫了一会，停了下来，一个灯闪着。然后他问：“你要什么来着，船长？”

“刚才的程序。”莉萝拼命睁开沉重的眼皮，说。

“哦。”马毅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程序纸滴滴答答地从输入端一点点退了出来，看得人着急。好不容易出来了，马毅把纸拍给莉萝：“船长，程序在这儿。”

莉萝的头已经在一片有节奏的滴答声垂下了头，被这一拍猛得抬起头来，左右看一下，接过了程序纸。

“还是乙子算法吗？”她睡眼迷蒙地看着程序，一行一行地检查。

“你太困了，”马毅好心地说，“我这有药，你应该吃两粒清醒一下。”

“等一下，”莉萝突然说，“这是什么。你脑子有问题吗，程序员？”

“怎么了，怎么了？”马毅跳了起来，绕过桌子，低头看程序纸。

莉萝气恼地点着纸问：“你要飞到坟场里吗？”

“怎么了，船长？”

“你觉得在元央界那个落后的星球会有很多燃料等着咱们是吧？还是你想把那些脱离地面就没用的玩意儿当成燃料装上船？”

马毅抿起嘴：“如果你说的是燃料的话，我们船上还有很多，够一个来回了。”

莉萝瞪了他一眼，扳起指头：“飞到元央界放食物——”一根手指，“——飞到主星外层大气放带两个行星学家考察——”两根手指，“——飞回元央界放行星学家——”三根手指，“——最后再飞回来，而且还是凌日航线！”四根手指。

“你等一下，我看看。”马毅急忙低头看程序纸。

“你这么设计，就好像我们的燃料多得不得了——”莉萝正说着，驾驶舱的舱门打开了。两人把头转过去，是行星学家章朗，他把头探进来，问：

“伙计们，无影……不在这儿吧？是吧？”

莉萝大吼一声：“滚出去！”

章朗头闪电般地收了回去，舱门轻轻地被关上了。莉萝转过头继续训马毅：

“你这笨蛋搞的事，要是我们回来经过太阳的时候没有燃料了，你就等着吧。”

马毅不高兴地说：“莉萝，你别这么大声。”然后低头说了句“该死”，涨红着脸，继续看起程序纸来。

驾驶舱里又安静下来。马毅看了一会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莉萝一起脸色阴沉地看着对方许久。马毅说：“我已经将去外层大气的来回算进去了，不然的话，要是燃料不够，咱们可以在中途岛补充……”

中途岛是在元央界的主星邻星的人造卫星，是个巨大的燃料库。

“……而根本不应该……大吵大闹。”马毅嘟哝道，声音越来越小，“闹”字已经听不

见了。

莉萝也已经冷静下来了，和马毅一样。她尴尬地小声说：“抱歉，马毅。”

马毅勉强笑笑，然后就自然多了。

莉萝继续说：“我错了。”

马毅忙摆手：“莉萝，船长！你别这样，没关系的。我们都因为这趟路线累坏了，不过……”他手舞足蹈起来，“很快就好了，咱们很顺利不是？马上就到最后一段了。我们会越过主星北极，然后靠近元央界，转上一圈，减减速再降落，穿过大气层，从空中垂直降落，到地面时速度只会有一丈每息，失重两刻钟，然后就结束了！计算机就是这么计算的，而它很少出错……”

“计算机很少出错，因为它经常使用乙子算法。”莉萝转着弯夸奖了马毅一下，乙子算法就是他发现并推广的。

马毅含糊地应了一句什么。他非常高兴，可又有点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干脆去瞅计算机。莉萝看完整个程序，点点头，这才直起身来，用力搓搓双眼，说：“说实话吧，我刚才根本没怎么睡着，困死了。”

“吃两粒药，冷静一下吧，船长。”马毅说，“我这有，平常就吃这个，一点都不困。吴巩也吃这药，你怎么不吃呢？又没什么坏处。”

“我不喜欢药，”莉萝固执地说，“我总怀疑里面有那些灵啊仙啊的东西。”

“全都是草药，没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保证。”

“好吧……”莉萝跳了起来，在驾驶舱里踱起步来，“驾驶员……马毅，船上出什么事了？”

驾驶员反问：“什么出什么事了？”

“那两个行星学家……又吵起来了。”莉萝解释说。马毅点点头：“哦，那个啊……”反应炉那边的方向，芷茱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无影又失踪了。”

“真的？”莉萝说，“早知道会这样……那两个书呆子！”

驾驶员劝他说：“别冲他们发火了，船长。”

“你知道的，老伙计。”莉萝对他说，“船上的人里头，乘客最容易出事，”她瞅了眼芷茱，“而乘客里头，底细不明的生客最容易出问题……”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给我药，驾驶员。”

马毅立刻从衣服里掏出一个盒子。莉萝手揉着太阳穴，说：“给我两片……”

其二·苍莹、章朗

莉萝大吼一声：“滚出去！”

章朗闪电般地把头收了回去，轻轻地关上了舱门，然后回到了他和苍莹的舱室，对苍莹

说：

“她把我赶出来了。”

苍莹正站在她舱室里的椅子上，手掌抚摸着天花板，咕哝着：“它一定在这上面。”

然而摸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结果，还是跳了下来，拍打了两下沾上灰的膝盖，深叹一声：“唉，无影吧，你在哪儿呢？”

章朗说：“你试过趁人不注意突然坐到软圈椅里面吗？”趁苍莹不注意他突然坐到软圈椅里。

苍莹大怒：“你个死胖子！你会把无影压死的！”

“安心，它不在这儿。”章朗舒舒服服地躲在软圈椅上，把整个身子都挪了上去，脚靠在另一边椅扶手上，“咱们应该在所有的床和软椅上都来一下。无影就喜欢躲在软绵绵的东西上。”

苍莹把椅子挪到一边：“不，它飞的时候会躲到天花板上和墙壁上。咱们得去别的船舱在天花板上找它。”

“唔，反正我们现在没事可干。”章朗坐起来，看了眼苍莹，小声说，“我敢肯定是莉萝干的。她一直不喜欢无影。”

苍莹惊讶地看向他。

“没错，”章朗继续说，“一直以来就是。为什么呢？无影总是安安静静的，一点也不伤人……”

“你个笨蛋，”苍莹说，“你像个小丑一样乱跑，可无影丢了，真正伤心的人只有我。”

她在椅子上坐下，手放到膝盖上，支着头。鸟窝一样的头发连同脑袋垂了下去。

“拜托，”章朗说，“在船上它丢不了的。早晚都会出现。”

苍莹嗡嗡说：“是丢不了，可它说不定会饿死的。它从来不知道自己出来找食儿吃。”

“饿不死的。”章朗不同意。

“开船到现在，十二天它都没吃过东西……”

“那是它还不饿，”章朗自信地说，“饿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这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不管是什么种类。”

苍莹摇摇头说：“不一定……”她站起身，爬上椅子，又把天花板一点一点地摸了一遍。这时，门响了，然后不等回应就慢慢开了。

小个头的老通讯员吴巩站在门口，问：“我进来方便吗？”

章朗说：“你等会儿，我想想。”他想了一会儿，说：“嗯，进来吧。”

吴巩闪了进来，关上门，好奇地看着他们俩：“苍莹，你是在练一种新功夫吗？”他说话的口音比较重。

章朗嘿嘿笑：“没错，你猜对了。”

苍莹从椅子上爬下来，问道：“吴巩，你看到我的无影没有？”

“无影？”吴巩在章朗旁边的软椅上坐下，说，“你跟我提这个‘无影’已经提了十二天咯，它是个什么东西？猫吗？还是鸟？还是……”

“是马。”章朗说。

“马？”吴巩睁大眼睛。

“闭嘴，章朗！”苍莹打断说，她转向吴巩，“不是马……你要是想找的话，得跟我一样，用手摸来摸去。”

“干吗要摸？”吴巩奇怪的问，“直接告诉我它是个什么样子不就得了。”

苍莹苦笑道：“哈，它长什么样子，我也想知道。”

吴巩靠进软椅里：“我没听懂。你是说，它没长相，还是怎么回事？”

苍莹摆摆手：“不，无影当然有长相，不过不一定。这么跟你说吧，它在天花板上的时候长得就像天花板，它在椅子里的时候长得就像椅子。”

“它在马毅身上的时候长得就像马毅。”吴巩点点头。

章朗补充：“对，无影的色彩一直在变化，它会不停地伪装自己。”

吴巩瞪了他一眼：“伪装成一匹马是伐？”

又有人敲门了。

“进来！”章朗喊道。芷茱走进来，有点害羞。“苍莹姐……”她说。

吴巩挺喜欢这个小姑娘，他笑了起来，主动打招呼：“小学徒，进展还顺利伐？”

“顺利。”芷茱回答，她已经习惯吴巩的口音了，她转向苍莹，“苍莹姐，船长派我来的，还有三刻钟就到外层大气了。”

苍莹跳了起来：“终于到了。”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没问题，”苍莹回头对章朗说，“章朗，准备战斗！”

“呵呵，就来。”章朗回道。

“无影啊，”吴巩哼哼说，在软椅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我得去准备中饭咯，今天我值班。中饭吃面。你喜欢么个面，芷茱？”

芷茱还没回答就突然被甩出了门外。飞船猛地斜了，学徒抓住门框才没摔倒。苍莹被吴巩伸出的腿绊了一下，正倒在章朗身上，获得了巨大的缓冲。章朗差点被压得背过气去，倒在地上呻吟着。

“是陨石。”苍莹判断说。

“你奏凯。”章朗也临时获得了口音加重的技能。

其三·芷茱

观察室并不宽敞，里面都是行星学家的仪器设备。章朗蹲在一架大型自动照相机前。这台仪器才出厂半年，与射击炮是一套。一次没用过的射击炮。光船里的炮身就占了有半个房间，另半个房间里还有很多一次性的探测弹，都是晶石弹——在真空中很多东西都无法使用。一板弹夹里有二十颗晶石弹，一板一板的弹夹竖起来放在炮身旁的金属板上，每一板都有八十斤重。本来这是所谓的“全自动”射击炮，但“大神号”的地方实在是不够，所以全自动装置就免了，改由芷茱临时担当装弹手。

苍莹活像个将军一样下令：“装弹。”

芷茱打开炮尾盖，抓住最外面的弹夹提起，然后装在炮尾的长方形填弹箱。虽然在太空中实力有所影响，这点重量对芷茱来说还是不成问题的。弹夹一进去，芷茱就盖好盖子，锁死：“装弹完毕。”

“这边也准备完毕。”另一头的章朗说。

苍莹打开船内无线电：“马毅，到了吗？”

“还有一刻钟。”驾驶员沙着嗓子回答。

飞船又晃了一下，斜到一边去，地板从几人脚下坠了下去。

“又是陨石，都第三颗了。”苍莹说。

“陨石密度挺大。”章朗顺着她的话说。

苍莹又打开无线电：“马毅，大型陨石很多吗？”

“很多。现在每刻钟测量五次。”然后旁边传出的莉萝的声音，两人商量了几句，马毅改口说：“十五次。”

“拜托了。”苍莹挂断了无线电。

船又斜了一下。

“喂喂，苍莹，事情有点麻烦了。”章朗轻声说。

芷茱也觉得事情麻烦了。无论是她在学校里学的还是听老一辈人说经验，都没有接近元央界主行星的陨石的情况。元央界的主星还几乎没有行星学家去过。或者说，还几乎没有行星学家回来过。

芷茱靠在炮身上，看看刻漏。才过了一刻钟多一点。章朗大概要发射第一颗探测弹了。之前跟他聊天时他说过，那景色美得不得了，难得一见。很美，也很贵，一发都不能轻易发射。

她看看章朗，章朗正踮脚在照相机前进行观测。他的身材肥胖，皮肤却干枯黝黑，鼻子挺直，左边的脸上有一条伤疤。照相机有点高，每次他都伸长脖子用单眼去看，却不拍照，只是看，之后就是一脸疲惫的神情。

她再看看苍莹，她用着另一架较小的望远镜。制作简单、而且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望远镜啊……

这就是著名的苍莹·章朗二人组，著名的一对行星学家。

半个月之前，万仙宗暮长老的亲女儿暮离殇突然收到老祖宗的信（感谢无线电，即使是真空中也能传播），说生死攸关，要她立刻停止玩闹，以最快速度搭乘上最近来元央界的飞船“大神号”，到安全的元央界去。

然后暮离殇立即被副校长以实习的名义安排上了飞船。从他那里，她打探到了这艘船的信息。

副校长青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过太空了。他是五十多岁的人，因为同时修行的关系，看着只有二十多。不过前额和下巴上的小红点还在，那些小红点是他早年航行的时候遭受辐射留下来的伤。青庭是万仙宗的三代弟子，比暮离殇还低一代。他同时也是修真界和星盟的协调人。

在办公室里，青庭一本正经地对暮离殇说介绍她的工作：将要去元央界的“大神号”缺一个工程师，这工作要求不高，校委会决定派在校优秀学生暮离殇，暂定代号‘芷茱’去。“这是相当大的荣誉。要知道这可是飞到另一个颗主星的其中一颗卫星上去，而有时毕业生的实习工作可能只是月球飞行。”

他当时说：“‘芷茱’，你的同行者们都是著名的星际航行的老手。船长‘莉萝’也是本校毕业生，是你的前辈；驾驶员马毅经验丰富，经受过很多事情。如果你坚持从事星际航行的工作的话，在他们手下实习一段时间会受益匪浅的。”

在宇宙机场，暮离殇，不，是芷茱才知道苍莹和章朗这一对流行行星学家也和自己一路。他们可是航天圈子里的传奇人物啊。从小时候暮离殇就读过他们的冒险故事：他们曾驾驶一艘落后飞船飞出大气层，而反射器上只有一层涂层！

当然，还有莉萝。芷茱在学校的档案博物馆里见过她的名字，她的相片就摆在一架飞行战车的展示处。“莉萝的毕业实习内容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凌日飞行，当时有二十辆飞行战车，归来的只有三辆，而收集到数据的只有莉萝的这一辆……”

说起来，芷茱自己也有经历。短途飞行试验她就掉到了三千里外的山里，一整晚她都在一顶帐篷里，和一个拖拉机司机喝酒望天，看着灯光飞来飞去。一千几百年前，山里的人们也是像这样看着仙人踩着剑飞来飞去……第二天拖车就到了，把飞船拖了回去，而自己也挨了处分。

芷茱还没毕业，没什么能够吹嘘的航天经历，最拿得出手的也不过是那一回了。不过这次航行下来就有了向小伙伴们显摆的资本了，如果还能见着小伙伴们的话……

“大神号”猛地一晃，把学徒芷茱连同她的旖旎念头一起抛到地上。芷茱的脑袋撞在铁板上。

“喂喂，”苍莹说，“这可不行。飞船要是老这么摇晃地话，咱们什么也干不了。”

“对，”章朗捂着右眼说，“情况越来越不好了。”

照相机里目光所及之处，前方的陨石是越来越大了。驾驶员东躲西避，即使在船里也能感觉到。

“这么晃，无影也待不住了吧。”章朗突然说。他的右眼已经肿了，是刚才撞上了瞭望镜的缘故。

“肯定。”苍莹叉开腿坐在地上。观测任务已经进行不了了，珍贵的照相机就在一边没人用。

芷茱手紧扣着弹药夹。地板突然下陷，突然上扬，撞得她脚跟疼。章朗嘴里吐出呻吟声，苍莹低头不语。莉萝的声音从无线电里传出来：

“工程师芷茱来驾驶舱，其他人去‘棺材’坐好。”

芷茱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向门口，她听到章朗小声说：“我哪也不去……”苍莹骂他或是别的人：“这个笨蛋……”然后就听不见了，船里都是声音。

一个罐子穿过走廊飞过芷茱的脚边，学徒的冒险正式拉开帷幕。

飞船就像正在沉没的船（这比喻真不吉利），幸好芷茱里朝“上”走的。避开一把椅子，打掉一个杯子。经过休息室时，她听到一阵啾啾声，像是什么泄露了，转头一看，原来是十步远的备用灵气罐。一团白色的烟雾在上方飘动，大概是刚迸出来。烟雾很快就消逝了，而走廊上危险依旧，更增添了降温。

“倒霉……”芷茱退后了一点，离烟雾远远的吸收上两口浓郁的冰冷灵气，大声咳嗽起来有，然后捂着嘴，暂时飞了起来。

驾驶舱里和外面一样冷，芷茱甚至看到地面上有一条冰纹在闪着光。马毅坐在计算机前面，正在紧急编写程序，指挥着飞船来回飘荡。莉萝船长不见人影，她在反应堆那边。

“工程师呢？！”船长大声喊道。

“在！”芷茱大声回道。她跑过子控制墙，在冰上滑了一下。莉萝手疾眼快地扶住她。她注意到，因为灵气涌过来的关系，莉萝的个子似乎更小了一点。

“操作反射器。”船长下命令。

“是。”学徒回答。

“驾驶员，前边有路吗？”

“没有，还没找到。哪边的方向陨石都一样多。”

“关闭反射器，准备紧急转向。”

马毅急忙转过椅子，面朝方向键盘：“也许，咱们能……什么鬼东西？！”

他一把把本来焊在飞船上的键盘甩到地上，然后芷茱才发现那不是键盘，而是上船后行星学家们一直在找的无影。它是条大蜥蜴，刚才正覆盖在真正的键盘上。这会，它身上的按钮都差不多消失了，但小灯还在脸上一闪一闪地，不过倒是越来越暗。

它转个身，逃走了。

莉萝大声吼，她的声音更尖细了，好像很小的小孩子：“我要把他们都杀了——芷茱，去你该去的地方去！”

芷茱转过身，正在这时，“大神号”正对面地撞上了陨石。

（未完待续）

超短篇小说数则

【无题】。“冷冻未来”推出后，一对夫妻进行长期投资，入住胶囊，要求人类在月球上度假时被唤醒。五年后，两人醒了，一看钱还够，再次入睡，以海豚在餐厅端盘子为唤醒条件。二年后，两人再次醒来，气炸了，要求世界末日再被叫起来。结果，四个月 after，两人最后一次醒来……

【偶像】全球停网一周，在无数宅男宅女为信号中断而发疯时，凭借备用电力转播出道的偶像真作为唯一的娱乐明星，征服了众多戒断患者。产业链也总算没断掉。一周之后，消失的明星们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流星偶像真完成了停网计划支援任务，变回普通的人类中的一员，偶尔也瞥眼银幕上被制作出来的前辈们。

【列车】污染愈加严重，人们住进了环绕星球的列车，完全与窗外隔绝。几百年后，自然将自己净化完毕，列车里的人们却只把祖先的荣耀仅当作传说。先驱者勇敢地环行列车之后，科学的萌芽才再次艰难成长。人口增长，空气净化愈加困难，资源争夺冲突升级。人们砸开玻璃，来到外面，却因无法适应中毒死去。

【人灯】为响应“低碳地球”的宣传口号，有了“人灯”这东西。对这项以前外星人才能享受到的人体自燃工程，如嬉皮士爱好者有之，如卫道士质疑者有之，如街舞者拥护者有之，如电影迷抵制者有之，如阻击手担忧者也有之，但人人都得承认，那就是：蛾子好烦啊。

【.X】能为.X做特技师是我的荣幸。.X是全球知名的影星，出演过无数惊险动作巨片，却从不用防护不用替身。成为.X团队中一员，我幸福地工作着——直到一天，偶然在总部一个颇有年头的大隔间里发现了许多.X——的尸体，我这才明白，“不用防护不用替身”是真的，但是.X——并不只有一个……

【罐头】我看看这听罐头直发愁。三四个世纪的东西啊，南极洲的话倒还没什么问题，可这里是热得闷人的南极洋小岛，到底打开不打开呢？咕咕作响的肚子给出了答案……刚在马口铁上钻了个洞，一只只蚂蚁一样的小东西爬了出来——天啊，在气温升高的环境下，那些微生物竟然靠几块牛肉进化成了厌氧类型……

科幻邮票个人心得

邮票是天然的收藏品，科幻迷们关注科幻类型的邮票，那再自然不过了。但大多数科幻迷对邮票收藏并不熟悉，有可能在收集过程中走了弯路。这里就本人的个人经验和教训，来谈收集科幻邮票中的粗浅心得。其中并没有什么专业性的内容，如果出现错误或有需要补充的部分，也请读者不吝指出，谢谢。

臆造票

首先集邮要避开的是臆造票，也就是“花纸头”。所谓臆造票，就是做成邮票形状的印刷品，现实中这样的邮票并不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是假邮票。提到假邮票，可能人们想到的是某些珍稀邮票的伪造品，以假乱真，但臆造票的手段更低级。

臆造票有三种：第一种是捏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发行国家或地区；第二种是捏造一个存在但并没有发行权的国家或地区；第三种最为常见，就是捏造一个有发行权的国家和地区，但这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行过此类邮票。在第三种情况下，很多时候臆造票会借用发行有害邮票（见下面）的发行国家的地区的名义。



（上：“吉布提2010年科幻作家”臆造票）

要区别邮票是否真实存在，其实很简单，在集邮圈有专业的邮票目录，在淘宝上可以花上几块钱买上这样一份目录的电子版。一些网站如集邮世界网（StampWorld.com）也提供查找服务。这些目录的内容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分辨臆造票方面都是很有用的。

有害邮票

其次要小心有害邮票。说起有害邮票就要提到邮票（包括邮品）的本质，那就是由主权政府发行的、邮寄信件或包裹用的邮资凭证。因此邮票的主要属性是邮政，其次才是文化、收藏等。虽然中国邮票在邮政改革后升值价值上长期被投机集邮者抱怨，但在寄平邮信件或包裹时，一元面额的邮票永远能真当一块钱使用。

由此可推，有害邮票有两类：第一种邮政属性缺失，最直接的就是某些邮票不能寄信使用；第二种邮政属性减弱，比如说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发行的邮票上的内容绝大多数与本国无关，从中国的军舰，到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这类邮票生产出来不是为了寄信用，而是为了赚全世界寄邮者的钱。因为发行种类众多和质量低下，伪装票和臆造票很容易藏在之中；也因为少有设计，有害邮票通常都很“油腻”，而且经常出现错误。



(上：几内亚 201209 “阿西莫夫与机器人” 邮票)

对有害邮票建议小心收藏，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甚至是不收藏，除了设计丑和质量差外，有害邮票甚至不展现本地的文化内容。因为经济原因，有的国家在某个时期发行的邮票是有害邮票，会被一些严格的邮票目录拒绝收录那个时期发行的邮票。

以上两点是最常见的坑。集邮是因为有情趣，如果花了大价钱（尤其是有些有害邮票都挺贵的）买了回来，却越看越觉得难看，那就南辕北辙了。

商业邮票

有害邮票天然就是商业邮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邮票都是有害邮票。欧洲的邮票也存在商业邮票，如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摩纳哥这些小国其主要产业就是邮票售卖。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就高级、发展中国家就低级，但和无节制印刷的有害邮票比起来，正常的商业邮票克制、设计感强，制作精美，因此在文化传播上也稍好一些。

(右：圣马力诺 199808 “百年科幻小说”。)



凡尔纳题材

凡尔纳题材是科幻邮票中种类最多的题材，超过了一百种，但大多数是非洲（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邮票，少部分是搭配其他题材作为“科幻作家”主题出的。法国本土的“凡尔纳”主题邮票目前只有三种。

(下左：195506 “凡尔纳逝世 50 周年”。下右：198211 “红十字会慈善邮票”。下下：200505 “凡尔纳逝世 100 周年”。)





非邮票邮品

邮票是邮品的一种，其他邮品还有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首日封、纪念封、纪念戳等。可以看来它们的相同点是由国家或地区政府发行的。市面上的明信片或特色信封，如果不是邮政发行带印刷邮票（即邮资封）的、或者是邮资封但面值不足的，使用时是要补足邮资。

盖销票和纪念戳

市面上的常见邮票有两种，一种是全新没用过的正常邮票，一种用过后盖了章的信销票。但还有一种是盖销票，通常是一整板，上面盖几个章。这种也没有邮政属性，只有纯商业属性，一般是便宜卖给小孩子们玩的。没有前两种的话可以适当收藏。

不过有一类盖销票，卖时盖的戳是纪念戳，收藏价值自然就又不一样了。



(上：德国 200306 “佩利·罗丹 Con” 纪念封+纪念戳)

附票

中国并没有发行过科幻邮票，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不过有神话、儿童话和非科幻的动画题材。科幻世界曾发行过带附票的邮票作为收藏品用，不过其中“技术含量”并不高。

附票指与邮票连印的纸片，形似邮票，但不能作为邮资凭证，主要用于收藏。目前中国任何单位、团体或个人都可以向县以上的邮政管理部门申请，经审查可在空白附票上印制自己提供的图案及文字。

部分地区邮票特点

苏联邮票制作精良，在市面上随处可见，但基本上没有造假的风险，量大是因为解体后无法使用消耗。苏联邮票常常与航天有关，包括航天幻想。

日本邮票同时设计精美、存市量大，主要是信销票，因为在日本信件使用得仍然很多。日本邮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漫画和动画，这些 IP 形象已经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了——日本邮政甚至出了一个日本动画系列。

英国邮票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发行的国名，曾出过多款科幻题材邮票。除了科幻文学外，英国发行过多套科幻英剧的邮票。

美国邮票的一大特点是流行文化，而无论科幻小说还是科幻漫画、影剧，都属于流行文化的一种。在科幻影视相关的邮票中，美国邮政会使用真人剧照。



(注：美国 202107 “厄休拉·勒古恩”)

科幻影视、漫画和游戏

美国（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等）、英国（神秘博士等）、德国等都有科幻剧主题的邮票。除了套票外，科幻影视经常作为文化符号出现在历史回顾中。有科幻影视的国家并不多，在亚非拉和英国，美漫、美剧、美国大片也都是商业邮票的常见主题。

世界上的漫画大致可分为三大块：日本漫画、美国漫画（超级英雄漫画商业化程度很高）和法国—比利时漫画（如《丁丁》《高卢英雄》），都有相关科幻题材、以及相应科幻题材的邮票。

幻想游戏类邮票同样出现在文化回顾类邮票，或是某些专题性质的商业邮票中。



(上：法国 200511 “游戏主角”中的“劳拉”和“波斯王子”)

文学家和科学家和其他

某些有主题邮票的作家作品也涉及科幻题材，爱伦坡、佩恰克、阿·托尔斯泰、埃德加·巴勒斯等都是这种情况。

另外，有些科学家同样进行科幻写作，这也可以成为搜集科幻作家邮票的线索之一。

总之，科幻作家（及相关从业者）会从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这也是科幻题材集邮的乐趣之一。

（右：卢森堡 200403 “从卢森堡到新世界”中的“雨果·根斯巴克”）



科技展望题材

科幻有一类比较特殊的题材——儿童画。世界各国的儿童画主题中经常出版科幻背景。

中国邮票中与科幻直接相关的目前只有这个类型。



（上：中国 200006，“展望新世纪”中的“我造大桥通台湾”和“新世纪的交通”）

更多邮票相关内容也可见“学徒文库”其 10 邮票里的科幻极简史（已永久性停止更新）

半份黑名单



半份黑名单

2023年3月，美国《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发布了《谴责中国种族灭绝公开信》（Open Letter to WorldCon Committee to revoke Chengdu Bid 2023），再次炒作新疆“种族类灭绝”、并以此为借口号召抵制成都举办世界科幻大会。超过80名“award-winning and bestselling writers”在此文档上签名。刨除签名者中的“诗人”“学者”“活动家”后，以下为该名单内容，供国内出版单位参考避雷用。

本名单中的作者作品介绍及照片均来自网络上的公开内容。

【重点】



N.K. Jemisin (N.K.杰米辛)

美国科幻作家，非裔，雨果奖（与星云奖）长篇小说奖“破碎的星球”系列作者（小说已由天地出版社引进）。



Martha Wells (玛莎·威尔斯)

美国科幻作家，雨果奖最佳系列作品“厌世机器人”系列作者（小说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



S. Qiouyi Lu (陆秋逸)

美国译者，华裔。多部国内科幻作品出海译者。同时是作者，作品有 In the Watchful City。

In the Watchful City 内容：故事主人公“阿尼玛一直被一个封闭的社会所庇护，实际上只知道一种思维方式。”



S.B. Divya (S. B. 迪雅)

美国作家，《Runtime》2016 年入围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有《失联》译入（《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03）



Tochi Onyebuchi (托奇·奥涅布希)

美国科幻作家，有《伤害指南》引进（新星出版社《机器人故障指南》）。主要作品有 Riot Baby 和 Goliath。

Riot Baby 小说内容：黑人兄妹遭受种族主义长大后获得超能力可以摧毁城市。

Goliath 小说内容：富人们前往太空，穷人在千疮万孔的地球免费生活，居民区却被强迫送往殖民地



Usman T. Malik (乌斯曼·T.马利克)

美国推想小说作家、医生，巴基斯坦裔（一代），有《一个巴基斯坦家庭的汽化热》和《落魄王子与桉树精灵》译入，及通讯《致中国读者》。主要作品有 Midnight Doorways。



K. Tempest Bradford (K.坦佩斯特·布拉德福德)

美国推理作家，非裔酷儿，多元化小说创作讲师。

有小说《璐比·芬利大战星际入侵》译入（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503）



Xiran Jay Zhao (赵希然)

加拿大青春文学 (YA) 作家，华裔，6 岁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处女作 Iron Widow 据说将由中信出版社引进。（两年前的传言了，事实并没有。）

Iron Widow 小说内容：呃，就是武则天开机甲在长城外为姐姐复仇的那个。



Jeannette Ng (吴志丽)

英国奇幻作家，港裔，社评员。2019 坎贝尔新人奖获得者（颁奖典礼上以“John Campbell was a fucking racist”及港独宣言获次年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著有小说 Under the Pendulum Sun。

Author Under the Pendulum Sun 小说内容：女主去精灵之地寻找哥哥，却被困在了那里，被疯狂的女王追杀。

【科幻作家】



Joanne Hall

英国全职作家、编辑，前 BristolCon 主席。作品《Rider》入选 2014 年提普垂奖。作品另有 The Art of Forgetting。

The Art of Forgetting 小说内容：一个小男孩离开村庄，成为著名的国王第三团的骑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过去和命运。



Kat Howard

美国科幻奇幻恐怖作家。作品有 An Unkindness of Magicians



E.K. Johnston

加拿大科幻奇幻作家，酷儿。星战官方小说《阿索卡》(Ahsoka) 作者。



Claire Holroyde

美国作家，The Effort 作者。

The Effort 小说内容：小说讲述了一颗小行星将要撞击地球，NASA 主任到南美洲集合世界精英避免灭世灾难。



Farah Naz Rishi

美国作家，巴基斯坦裔，穆斯林，I Hope You Get This Message 作者。

Hope You Get This Message 小说内容：小说讲述了世界可能在七天后毁灭，三个人却有自己的事情要在这七天内处理完毕。



Linden A. Lewis

酷儿，The First Sister 作者。

The First Sister：“这是一部探讨了科技、殖民、种族和性别的力量的小说，有着非二元性别的主人公。”



Victor Manibo

美国科幻作家及推理作家，在菲律宾出生和长大，酷儿。主要作品有 The Sleepless。

The Sleepless 小说内容：在近未来，纽约的一小部分人失去了睡眠，一名记者调查一宗关联的谋杀案。



Alechia Dow

作品有 The Sound of Stars。

The Sound of Stars 小说内容：人类被外星统治后，音乐和艺术都是非法的，主人公小女孩开设了秘密图书馆，同时，一个外星人发现自己被音乐吸引，两人始开了危险的公路旅行。

【奇幻作家】



Mike Brooks

英国作家，酷儿，THE BLACK COAST 作者：

The Black Coast 小说内容：一直被袭击的黑堡居民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



Ausma Zehanat Khan

加拿大奇幻作家、悬疑作家，穆斯林，The Bloodprint 作者。

Bloodprint 小说内容：“四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宗教、压迫和政治阴谋的故事，散发着英雄主义、奇迹和希望。”



Aamna Qureshi

美国作家，巴基斯坦裔，穆斯林，THE LADY OR THE LION 作者

The Lady Or the Lion 小说内容：讲述了一个巴基斯坦式的禁忌爱情和宫廷阴谋世界。



Kate Elliot

美国奇幻作家，Kings Dragon 作者。

King' S Dragon 小说内容：“以血腥冲突肆虐的欧洲为背景，一场为人类生存而发生的震撼世界的冲突。”



S.A Chakraborty

美国奇幻作家，穆斯林白人，CITY OF BRASS 作者



Deborah Falaye (德博拉·法拉耶)

加拿大作家，尼日利亚裔，Blood Scion 作者。

Blood Scion 小说讲述了隐藏自己是古神后裔的少女在被残暴统治者强制征召后，克服军队的血腥挑战，从内部瓦解了统治。



Saara El-Arifi (艾尔-阿里菲)

英国非裔，抖音主播，The Final Strife 作者。

The Final Strife 小说讲述了以血统划分人民的残酷帝国的三个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并拥有不同的能力的女人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帝国的统治。（据中国作家网介绍）



Tasha Suri

英国奇幻作家，帝国理工学院高级图书馆馆员，印度裔，The Jasmine Throne 作者，

The Jasmine Throne 小说内容：“一个公主和一个女祭司点燃一个国家”



Anna Smith Spark

英国作家。The Court of Broken Knives 作者。

The Court of Broken Knives 小说内容：一队士兵前往皇宫准备谋杀皇帝，其中有一个男孩内心隐藏着某种黑暗。



Hannah Whitten

美国作家，著有奇幻小说 For the Wolf。

For the Wolf 小说内容：王国有个规定，二女儿要献祭给狼以归还众神，有魔法天赋的女主被献祭后发现原来狼是好人，众神已经疯狂，她要发现自己的天赋以保护王国。



Nia "N.E." Davenport

非裔美国作家，作有 The Blood Trials。

The Blood Trials 小说内容：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性必须在种族主义和厌女主义社会中经受住致命的考验，才能成为一名精英战士。



Bethany C. Morrow

美国奇幻与历史作家，非裔，A Song Below Water 及 So Many Beginnings 作者。

A Song Below Water: “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幻想，讲述了黑人的警笛声、友谊和自我发现，以应对当今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挑战。”



Intisar Khanani

美国作家，巴基斯坦裔+穆斯林。THORN 作者

Thorn 小说内容：一个公主落难在民间，发现人民所受的痛苦，决定返回宫廷。



Vaishnavi Patel

美国律师，印度裔，KAIKEYI 作者。

Kaikeyi 小说内容：王国的独生女从小听说众神的传说，但当她向众神求助时却无果，她发现了一种只有她自己的魔法，并成为一位战士、外交官和最受宠爱的女王，为自己和周围的女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Greta Kelly

美国奇幻作家，THE FROZEN CROWN 作者。

The Frozen Crown 小说讲述了受到国家受到侵略的公主（也是女将军，以及隐藏自己魔法天赋的女巫）到邻国求助，经历宫廷阴谋的故事。



Isabel Cañas

美国作家，墨裔，The Hacienda 作者。

The Hacienda 小说讲述了女主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庄园，发现这个庄园满是神秘的危机。



Ava Reid

美国作家，THE WOLF AND THE WOODSMAN 作者，
The Wolf and the Woodsman 小说讲述了一位拥有隐藏力量的年轻异教徒女性和一位独眼的樵夫船长组成一个不太可能的联盟来挫败暴君的故事。



Rowenna Miller

美国作家，英语教师，纺织爱好者。The Unraveled Kingdom series 作者。
The Unraveled Kingdom Series 讲述了魔法女裁缝承接王室的委托拥有光明的未来，其哥哥则参加了革命运动，裁缝在未来和家庭中左右为难。



Tracy Banghart

美国作家，Grace and Fury 作者。
Grace and Fury 小说内容：在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世界里，姐妹两人分别是王妃和死囚，王妃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救姐妹，死囚保证自己不被杀。



Kat Dunn

英国作家。Dangerous Remedy 作者。
Dangerous Remedy 小说内容：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争斗中，一个女孩领着一群逃跑的人拯救将被清算的人。



Chelsea Abdullah

美国作家，少数族裔（科威特裔），The Stardust Thief 作者。
The Stardust Thief 小说内容：女主人公被苏丹威胁，和王子一起踏上寻找神灯的路。



Tej Turner

英国奇幻作家，Bloodsworn 和 The Janus Cycle 作者

【青春小说作家】



London Shah

英国作家，穆斯林，普什图人裔，青春小说 THE LIGHT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作者。

The Light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小说讲述了潜水赛艇手少女为拯救因诬陷而被捕的父亲而参加年度马拉松比赛，勇敢地面对深不可测的水域并挑战腐败政府。



Lauren Blackwood

牙买加裔美国人，YA 作家，作品有 Within These Wicked Walls

Within These Wicked Walls 讲述了一个女驱魔师受雇，冒着生命危险干超出自己能力的工作。



Ciannon Smart

牙买加裔英国青春文学作家，Witches Steeped in Gold 作者

Witches Steeped in Gold 小说内容：两个宿敌女巫结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以消除彼此威胁。



J Elle

美国青春奇幻作家，作品有 Wings of Ebony

Wings of Ebony 小说内容：一位来自休斯顿的黑人青少年在得知自己的神圣祖先后，她的世界被颠覆了，她必须拯救人类和上帝的世界。



June Hur

加拿大青春文学作家，少数族裔（韩裔），有架空小说 *The Silence of Bones*。

The Silence of Bones 波音内容：1800 年的朝鲜，孤儿女主作为警察与女督查侦探一起贵妇谋杀案。



Nafiza Azad

加拿大青春文学作家，少数族裔（斐济裔，一代）+穆斯林，作有小说 *The Candle and the Flame*。

The Candle and the Flame 小说内容：丝绸之路上一个城市里，主人公女孩被卷入宫廷阴谋。



Tanvi Berwah

南亚（印度？）青春文学作家，毕业于德里大学，拥有英语文学硕士，作有小说 *Monsters Born and Made*。

Monsters Born and Made 小说内容：为了给妹妹挣医药费，少女作弊进入统治者举办的死亡竞赛，作为低种姓者，与训练了一辈子的精英着竞争。



Liselle Sambury

加拿大作家，特多裔，*Blood Like Magic* 作者。

Blood Like Magic 小说讲述了 16 岁的少女被要求杀死她的初恋，否则会失去家传魔法。



Roseanne Brown

美国 YA 奇幻作家，加纳裔，三岁随家人移民到美国，有小说 *A Song of Wraiths and Ruin* 及《黑豹》图画小说。

A Song of Wraiths and Ruin 小说内容：受西非民间传说启发的扣人心弦的奇幻，一位悲伤的王储公主和一位绝望的难民命运发生碰撞，尽管他们越来越被彼此吸引，但他们还是谋杀了对方。



Zoraida Córdova

美国青春文学作家，编辑。作品有 *The Inheritance of Orquidea Divina* 和 *Star Wars: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racy Deonn

美国青春奇幻作家，作有小说 *Legendborn*。

Legendborn 小说内容：“充满了神秘和有趣丰富的魔法体系，重塑了亚瑟王的传说，并将南方民间传统和黑人女孩魔法编织成一个关于悲伤、力量和自我发现的灼热的现代故事。”

【儿童小说作家和其他】



M.T. Khan

加拿大推理作家，巴基斯坦裔，有作品 *Nura and the Immortal Palace*。

Nura and the Immortal Palace 小说内容：女孩进入骗子精灵所在的国度后发现了因为矿难失踪的同伴，设法找出逃离的办法。



George Jreije

美国童书作家，黎巴嫩裔阿拉伯人，有儿童小说 *Shad Hadid and the Alchemists of Alexandria*。

Shad Hadid and the Alchemists of Alexandria 小说内容：阿拉伯小男孩发现自己的父亲是炼金术士后收到了魔法学院的邀请，到那里后却发现炼金术已经失传，而这背后有个天大的阴谋。



G. Willow Wilson

美国作家、漫画编辑，漫威画家，创作了漫威穆斯林超级英雄 *Ms. Marvel*，另有作品 *Alif the Unseen*。

Alif the Unseen 讲述了在中东某国家，阿拉伯印度黑客在国家安全局电子部队的追捕下保护“不同政见者”的故事。



Jessica & Jacinta Wibowo

印尼双胞胎漫画家，合称 JesnCin，著有漫画 Lunar Boy。

Lunar Boy 漫画内容：来自月球的男孩因杜的故事，当他的母亲结婚并将他们搬到地球上时，他经历了文化冲击、家庭斗争。



L.D. Lewis

美国科幻奇幻作家，非裔，同人期刊 FIYAH 艺术编辑



J. Austin Yoshino

非裔+日裔，Fresh Pulp 科幻期刊编辑。Fresh Pulp 是一个“旨在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和妇女中促进科学教育扫盲”的期刊，现已基本停止活动。



Didi Chanoch

出版商、作家、译者、编辑。以色列犹太人(?)。有时会在《国土报》上写科技和文化。



Josh Monken

播客 You May Contribute a Verse (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主题播客) 主持人。

【非幻想作家】



Angie Thomas (安吉·托马斯)

美国作家(非幻想), 非裔, *The Hate U Give* 及 *On the Come Up* 作者, 两部小说均被改编为了电影。



Sona Charaipotra (索娜·查拉波特拉)

美国娱乐记者、青春小说作家, 印度裔, 作品有 *Symptoms of a Heartbreak* (非幻想类小说)。



M.O. Yuksel

美国作家, 土耳其裔+穆斯林, 有非小说类作品 *In My Mosque*。

In My Mosque “介绍了世界各地每一座清真寺”。



N.H. Senzai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 有非幻想小说 *Shooting Kabul*。

Shooting Kabul 小说内容: 主人公从阿富汗因为塔利班的威胁随家人到美国, 后回到阿富汗冒着危险寻找妹妹。



Natasha Khan Kazi

美国作家, 孟加拉国裔(一代移民), 穆斯林, 一代移民, 作品有有图画书 *Moon' S Ramadan*。

Moon' S Ramadan 是图画书, 讲述不同国家的斋月庆祝活动。

| | |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Jamilah Thompkins-Bigelow</p> <p>美国黑人穆斯林，绘本作者，知名作品有 <i>Your Name Is a Song</i> 和 <i>Once Upon an Eid</i>。</p> <p><i>Your Name Is a Song</i> 讲述了穆斯林黑人小女孩面临的种族平等问题。</p>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usannah Aziz</p> <p>美国作家，少数族裔（第三代巴基斯坦移民）+穆斯林，作品有 <i>Halal Hot Dog</i>。</p> <p><i>Halal Hot Dog</i>：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家庭轮流挑选美食时，主人公他总是挑选他最喜欢的清真热狗。</p>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hirin Shamsi</p> <p>侨居美国的英国人，穆斯林，图像小说作家，作有 <i>The Girl Who Dared</i>。</p>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Uzma Jalaluddin</p> <p>加拿大作家、高中教师，有非幻想小说 <i>Ayesha at Last</i>。</p> |

一看名字和照片，全世界各族都在指责中国；一看国籍，全美国人都在指责中国（哈哈）。

作为新疆人的编者疑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南橘北枳”？美国“文革”后的幻想文学界的人员构成，在此表中可见一斑。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版权】

个人译者的译文可以随意引用和转载，这是野翻译间的默契。转载他人文章必须标文本来源；他人转载自己的也记得作同样要求。

原文版权不属于译者，授权时要声明这一点。不要向个人译者索要原文版权，除非他标明了“禁止转载”；大公司的则无需询问，默认他们已有版权许可。

如果要使用的译文有多种版本，优先用早期版本。三年以内的译文尽量不要用。

使用港台译本时要注意繁简字体转换以及用语区别。

【资源】

科幻数据库（CSFDB）涵盖了绝大多数科幻小说引进信息，不过民间译本（如贴吧或论坛发布）的记录可能不全。

Zlibrary 和安娜都是很好的电子书资源。古腾堡可以下载到美国公版图书（1923 年前）。可以下载到电子书的网站还有很多，其中很多也提供正版内容。

如果阅读用，纯文本电子书格式首选 mobi，可以兼容 kindle 阅读器那可怜的机能；老书、图片多的书、含生僻字的书，都更适合下载 pdf 在平板或高分辨率阅读器上看，人工排版胜过机器自动排版。

如果翻译用，电子书无论 epub、fb2、mobi 哪种格式都可以用 WPS 或 Word 打开并复制文本，但 azw3 不行。

epub 是网页压缩包，fb2 是单个网页，所以也可以改后缀名复制网页内容。对于读者，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只是流行的地区不同，就像 pdf 和 djvu，或 lib 和 rtf 之间的差异一样。

OCR 软件最强的是扫描全能王，每天有免费额度。微信免费而且可以对外语翻译，白描价格便宜质量略低。DeepSeek 是新兴的全能工具，但可能偶尔会出现幻觉。

国内资源方面，稀缺的实体书可以去马门溪龙图书馆碰碰运气，久隆计划致力于历史科幻书刊的数字化整理。

【翻译软件】

Excel 打开较慢时，可以放弃它转用 WPS。如果嫌弃 WPS 繁杂花哨，可以去等级考试网下载教育考试专用版。

xlsx 的默认字体是宋体，引号和半角俄文不好正常显示，可替换为等线体或 Arial 等字体。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很多软件的国际版体验更好，但可能没中文。

谷歌的翻译体验整体上不如百度，但能免费翻译文件；不过百度翻译开个会员也不贵。新出现的 AI 翻译的体验更好，但在网站上免费使用需要复制粘贴有长度限制还有“换个话题吧”的风险，如果是大段文字可以购买 api，使用相应工具（如 LinguaGacha）可一次出结果。

无论是哪种翻译软件都不能照搬全信，都需要人手工校对，可以多种机翻/AI 译文互相对照减少漏译。

下载个坚果云这类的多端同步软件，这样就能随时随地工作了。在手机上在线译校文章，快感接近打游戏，还能随时保存。

文本档 (.txt) 可以用来消除格式，再放进 Excel/WPS 表格里。但译后要对照原文，以防有斜体、粗体等遗漏内容。

【制作 pdf】

Word 和 WPS 文档文件有默认打印成 pdf 功能；如果没有，也可以用选择“打印”再选择 pdf 打印机的方式制作 pdf——电脑上要装了对应的软件（WPS、福晰、Adobe 等）才行。

文本档 (.txt) 打印的字很小，里面的英语或俄语单词会断行。

不同打印机打出来的文件大小和效果不同。pdf 也可以再次打印为 pdf，可以用这种方法减小 pdf 文件的大小。有密码的 pdf 打印后会删除密码（及签名），然后在里面进行编辑。

编辑 pdf 的软件中最专业的是 Acrobat，但是 PS 和 AI 也可以。PS 是位图，适合图片中文字的修改；AI 是矢量图，适合文本方面的汉化（不过里面的文本会强制断行）。

制作 pdf 的软件中最的是 InDesign。另外，AI 适合做图册、Word 适合做文本多的书。只要使用熟练，用 Excel 或 PPT 也能做好 pdf。

【装订】

在淘宝上可以找到印刷公司，线下也有文印店。通常高校旁边的文印店最便宜。

打印机有喷墨式和激光式两种。前者更适合黑白打印，后者成本更低。家用一般是喷墨式，一周至少打一页防止堵塞；如果选用激光打印机，可以购买奔图打印机。

喷墨打印机优先选带连供、可加非原装墨水的。国外大牌的高价墨水也是国内生产，追求原装可以直接在网店搜原厂货。集墨棉、芯片等配件同理。

粗糙打印实体书只需要 A4 纸、打孔机和细绳（如窄胶带或保鲜膜拉细）：打印单面两页或双面四页（请注意顺序），打孔后穿绳固定即可。有条件的可以再配上贴纸遮挡或硬书壳精装一下。

【epub 制作】

epub 文件里，除了内容文件外，框架文件有四个：mimetype, container.xml, content.opf, toc.ncx。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mimetype 标识文件格式，固定在最外层，内容固定为“application/epub+zip”。

container.xml 标识 content.opf 的位置，固定在 META-INF 文件夹，此文件夹只有这一个文件。

content.opf 是框架的核心，包含三个版块：

其一是元数据 metadata 版块即图书信息，包含书名 dc:title，负责人 dc:creator 等；

其二是文件列表 manifest，其中的 item 标识了网页文本、图片、目录（即 toc.ncx）等的位置、id、文件类型；

其三是索引 spine，指定了阅读顺序，每个 itemref 都指向前面 item 的 id。

toc.ncx 使电子书读起来像纸质书，包含图书信息和目录 navMap，后者中的 navPoint，既定义了 class、id、playOrder 属性，也包含了章节名和文件的链接地址。

所有文本文件和框架文件均需 utf-8 编码，并可在文件中指定；文本文件不需要缩进。

如果是零散文件打包，要打成 zip 格式压缩包再改 epub。如果打包成 rar 格式会无效。

图片（漫画）可以打包成 epub，不过没必要，最适合图片的格式还是 pdf。也可以只改变文档名后缀，zip 改 cbz、rar 改 cbr，然后使用漫画软件或图片软件浏览。

【排版与字体】

A4 是标准文档尺寸，以现在的手机分辨率阅读基本没有问题，但 A5 大小会让读者的眼更舒适，也更近似普通图书大小。

选取字体时，尽量用字符更全的。如果缺字会导致显示异常，就要改用近似字体此字了；外文字符同理。

字体可读性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个是引号，一个是外文（包括英文、俄文和假名）。各系统默认的字体常会被认为“不好看”，但“好看”的字体未必耐看，尤其是应用在大段文本上。

中文字体应用建议标题用黑体。正文的话，普通读物用五号（10.5 点）以上宋体或细黑；工具书用小五号或以下宋体，密排；文艺书用五号或以下仿宋，边空加大；少儿读物用四号（14 点）或以上楷体，疏排。

不同场景使用的字体也不同：霞鹜文楷（备选仓耳今楷）最适合小说阅读或创作；非小说类用屏显臻宋（备选微软雅黑）；书宋二（备选思源宋体和思源黑体）适合印刷用，但对俄文支持不好；写代码需要等宽字体，霞鹜文楷等宽（备选 Fira code）就不错，中英兼顾

自动转繁体的字体建议不要用，非要用的话不要偷懒，要看转成的繁体是否正确。繁体字分陆标、台标、港标等。（“陆标”即《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附件《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不要看《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

使用拼音字体注意多音字的标音是否正确。InDesign 有单独标拼音功能（也可用于日本汉字标振假名）。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笔记软件】

笔记软件按需使用即可。为知、有道、语雀各有优缺点，印象笔记里的广告和 bug 到处都是。

创作的话最低限度记事本就够。刘慈欣用 Word、斯蒂芬·金用 Scrivener，都不影响他们的成就。

Typora、Effie 界面赏心悦目，Nimble Writer 便宜（但要登 Steam 账号）。VSCode 免费而强大。

软件不好用了就换，不需要对软件产生多余的情感。

校对英语文本使用免费的 Grammarly 就行，但不要无脑全听它的。Hemingway 收费便宜，但主要是为了写出简洁的文字。新兴 AI 工具值得一试。

【英文翻译细则】

英语翻译，有异有同。

异的方面：少译冠词和“的”“地”，慎用被动句，形容词可转为主谓结构短语。

接续性长句可以不变，嵌套性长句（通常是定语从句）则需拆短。

译文的标点符号要按中文标准来；英语中主语常换表达方式，译文并不都要随着变。

同的方面：译文情感贴合原文，给中国读者的感觉要和原作给英文读者的一样。这条看起来和前面某条相悖，其实不然，如英语人说长句成自然，犹如中国人说短句；或者英语人说不出葡萄晒成葡萄干、酿成葡萄酒，中国人却一眼能看出这是一家。

粗俗的仍粗俗，刻板的仍刻板，古怪的仍古怪；简洁话仍简洁，啰嗦话仍啰嗦。云里雾里的话，即便译者想上三天三夜终于想明白了，仍要翻译成云里雾里。

原文没有明说的隐含内容（对外国读者来说是常识），尽量不要加译注；设定方面的隐含内容（对外国读者来说也陌生），一定不要加译注。译注是沉浸式读者的一生之敌。比“翻译得好”更好的是“翻译的痕迹不明显”。

政治性的内容要翻译出政治性，如西方偏见可以翻译出东方偏见，但要加注释。

英语对话中的斜体是阴阳怪气，粗体和大写是大声。如果这种使用普遍存在，就仍保持斜体和粗体，或者改为楷体和黑体。

异同结合才是正道。如果出现了拉丁文可以不译，但出现了简单易懂的法文还是要和英文一起翻译的；古英语可以译为文言文，但如果是在译莎士比亚的原剧，那还是译为现代话。

其他容易忽视的几点：不要用前篇一律的词语，但也不要美化原文。描述性语句需简洁，言语部分可以啰嗦些（视人物设定而定）。

不成功的译文最扰人的地方在于专有名词（比如名字）前后不一，或者现实中明明已有译名却弃之不用。

外语不好译文未必不好，中文不好译文一定不好。比起语言专业来，更重要的是心里要有“爱”。这话虽然肉麻却是事实。

祝福你，野翻译。还有几句教训，望你铭记于心

【俄语日语】

俄语电子书获取很容易，除了前面说的网站，还可以在 dzen.ru 搜索，或是在 rutracker.org 寻找；日本图书电子化较差，可以在亚马逊找找，或是日淘实体版扫描。

俄语有时形容词太多，要像英文一样缩短；有时句子成分太过简略，要按汉语习惯补全。

日淘的二手书成本在 50 元/本左右（含运费），偶尔会遇到高价书。不过，孔夫子上或有售。有道软件可以识别日语竖版文字。

日文翻译时要补足句子成分或是去掉感叹词，否则直译的话会变得“不说人话”

